

許公武先生著

中印歷代關係史畧

戴傳賢題



獨立出版社印行

許崇灝編

中印歷代關係史略

獨立出版社 印行

印度國民大會旗讚

橘綠橙黃地青天白日心法輪常不住普度世間人

寄尼赫魯獄中

萬里尋君不見君蒼茫遙憶故人情爲度衆生甘受苦英雄明  
胆菩薩心

公武先生編中印歷代關係史略發處屬題雲寫前年訪印時小詩兩章爲贈並希  
正之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

戴傳賢季陶於陪都二恩別院之塞塞齋



七 明代與印度之關係 …… 一八

八 民國以來之中印關係 …… 二四

甲、泰戈爾來華演講

乙、尼赫魯氏之來華

丙、鐵院長之訪印

九 抗戰中之中印新姿態 …… 二六

甲、蔣委員長之訪印

乙、印度之「中國日」與中國之「印度日」

丙、印度派駐華總代表

丁、對於蔣委員長訪印之一般觀念

新德里會議性質重大 中印團結一致 中國領導亞洲英名作家肯寧斯論

訪印 泰晤報社評 中國之良好姿態 成年之長兄保護未武裝之幼弟 勇

往直前以中國兄弟姊妹為楷模

附錄 …… 五一



中印歷代關係史略

## 吳序

論世界之文化者，莫不推源於尼羅河流域之埃及，幼發拉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之巴比倫，恆河流域之印度以及黃河流域之中國。四者皆有其悠久之歷史與夫獨特之文化，以貢獻於世界；譬諸江河浩瀚，源遠而流長。前二者既以地中海之媒介，互相影響融鑄，以造成西方之文明，久爲吾人所習知，無待論矣。而中國與印度兩大區域間之往來之蹟，除比丘游記中偶有系統之記載外，餘則零篇斷簡，總述艱難，傳不爲吾人所注意。夫中國與印度固世所共認爲東方文明之兩邦者也。自漢魏以降，印度佛教傳播中國，對於吾人之思想生活均曾發生極大之影響，學者頗能條舉而縷述之，而獨於其相互間之歷史關係，暗然而莫之張，寧不可憾。矧此次世界大戰，中印兩大民族，各以其悠久之文明，與夫廣土衆民，允宜聯爲亞洲大陸之中堅，藉供世界和平以定力，則鼓舞而興起之者，舍其歷史，何由昭示。許公武先生矢瀆邊政有年，須臾於其暇晷，網羅史乘，輯佚鉤沉，以成中印歷代關係史略一書，使二千年來兩國交際之狀況，瞭如指掌。將見讀是編者，或能憬然於中印文化之交流，以成其爲東方之文明者，將更進而求兩者間之團結，則其所貢獻，豈祇補其文獻之缺憾已哉。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吳忠信敬序

中印歷代關係史略

## 陳序

中印文化之交流，迄今已逾二千年。粵稽載籍，漢武帝時，張騫使太夏，傳其旁有身毒國，始聞有浮屠之教。厥後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哀漢明帝，夜夢金人，因傳教之對，乃於永平七年，遣苻宏、蔡景、王遵等，請天竺求佛經像，當等至月氏，與迦葉摩騰、竺法蘭、偕齋經像以歸，象教東漸，此其嚆矢。逮乎東晉，益見蕃滋。歷南北朝以至隋唐，遂已登峯而造極。其間碩學大師，茹苦含辛，西行求法，如法顯、玄奘、義淨之流，涉流沙，度延磧，越葱嶺，瘴雨蠻煙，歷屢經壁，舉羣能搖撼其公法翊教之信心；而卒能溝通文化，沾溉宗邦，使此東亞兩大文明古國，聲氣應求，水乳交融，以與彼遠西埃及希臘之文化，異節同芳，巍然並峙於世界。嗚乎，何其盛也。今世哲士之恆言，曰自由，曰平等，曰博愛，隲矣。而吾則以為吾中印兩大國家，古代文化之精義，均足以當之而無愧也。中國之文化，儒為大宗，其要旨曰智仁勇，印度之文化，佛為大宗，其要旨曰戒定慧；而其共同之特點，則誠如我蔣委員長所云：「兩國國民之德性，均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相崇尚」。蓋智也、仁也、勇也、戒也、定也、慧也，其精神無一不可與自由平等博愛相貫通，亦無一不具成仁取義之奧蘊。攻錯切劘，發揚光大，尚足以禦侮救國，戡亂濟世而無疑。值此強寇猖獗，惡陵中夏，而

耽耽遂逐，印度亦方危疑震撼，岌岌然勢將不能一夕以安。吾中國民族既奮發其伊古偉大文化之精神，負弩先驅，殺敵致果，為維護全世界自由平等博愛，分負艱苦卓絕之重任。而我蔣委員長於軍政空之餘，復駕遠馭，親訪印度，為數千年中印友好關係，開一光輝燦爛之新紀元，乃更明詔大醫，以謂「我中印兩國，今日不僅利害攸關，實亦命運相同，惟有共同一致，積極參加反侵略陣綫，並肩作戰，以實現世界真正之和平」。其於我盟邦英對，則作「將不待人民要求，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實權」之有力建議。行見精誠感召，舉世風從，庶使印度國民，亦克奮揚威武，桴鼓相應，張撻伐而禦凶殘，靖瀾亂而弘文化，則回潮兩國歷代關係之史跡，以堅敵愾同仇之友誼，其裨助抗戰，為何如耶！吾友許公武先生，覃思罍曇，桐心世變，爰就中印歷代關係，輯為專書，將以行世，問序於余，余喜其將有以振發人心而增進友誼也，輒弁數語以歸之。民國三十一年六月隙太齋。

# 引言

印度古稱與都斯頓，一作痕都思坦，一作温都，亦有作軒都斯丹者。蓋西域以語稱國王所居曰「斯丹」，從前大蒙古之王巴卑爾建都於中印度之德希城故易以同語，不黃欽符著五印度形勢，至今印人稱之，猶相沿不改。後漢書稱曰天竺國又名身毒，身毒乃痕都，濕都皆音之轉，其立國之古遠在雅興羅馬以前考其地理環境，位於我國西南，為亞洲三太平洋之一，北以喜馬拉雅山和喀喇崑崙山脈與我國之西藏高原及阿富汗高原分界，東嶺孟加拉灣，西隔阿刺伯海與阿拉伯半島相望，其面積共計一百八十五萬方英里，人口為三萬五千餘萬。太古時代，為土太達羅維荼所居，迄公元前三千年時，阿利安族自中亞細亞南越至印度河流域，不久復佔領恆河流域，印度土民因文化較外來侵略者為低，作戰時又操越粗鈍之武器，故於阿利安人刀光馬蹄下，先後喪失自由。因印度土地遼廣，人民衆多，時起反抗經六百餘年之久，方始完全屈服。阿利安人於征服土民過程中，於恆河上下流建立無數小國，其在恆河上流者，有古魯、奔查拉、耶達瓦、馬特新那、蘇拉西拿等族；其在恆河下流者，有科薩拉、咸達哈、憍西等族，各戴一人為酋長制族分為四等：曰婆羅門、曰刹帝利、曰吠舍、曰首陀羅，其最高之階級，為婆羅門。佛教興起後，文化藝術，燦爛全世。我國漢唐之世，因印度佛教之流傳，使我中國文化，盡吸外學所長，變其質，而其



用，造成我國之一種新文明，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自印度來華之高僧，東漢明帝時有攝摩騰竺法蘭，三國時代之支纖、支亮、支謙，魏時之曇摩訶羅，東晉時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唐佛典多賴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爲第一，梁任公先生竟喻之爲我國之立溫斯敦，（英人探險於非洲者）玄奘西遊，對於中印文化溝通，厥功尤偉，至元明間蒙古帖木兒入印度，其遠氣巴卑爾更於印度建莫臥兒大帝國，操印度金權，建立法度，興辦教育，開前代未有之設施，中印關係，殆亦深矣。清初，莫臥兒諸子爭立，國漸瓦解，英法乘其衰運，佔地設館，公元一八五七年，印度金都始爲英國所統治，「印度皇帝」之金冠，遂加於維多利亞女王之頂上。鴉片戰爭後，我國於東亞已失去盟主之地位，而與印度之關係不絕如縷。此次蔣委員長訪印結果，不僅使三民主義得以宏揚於世界，且將東亞盟邦地位，重新建立，則今後我中印兩大邦，基於仁愛崇高之共同德性與精神，基於中印兩邦過去二千年悠久和平之邦交，深信中印兩大民族，必能精誠合作，共同奮鬥，以謀民族之自由，而共除人類之公敵。考諸史乘，印度與中國之關係，由來已久，分別時代，詳述如左：

## 周秦時代與印度之關係

我國與印度發生關係，遠自周秦。晉攷前初伊尹爲東方之令，月支亦有貢獻之物，屬於狄歷十二國之一，則古代月支與中國交通，固已漸盛，同時佛教東來之道，即由此而啓。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史稱入赤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墜，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周穆王篇）所謂西極，當必爲西域，而「化人」者，雖不確證稱之爲佛，跡其動作，固佛之見端也。又嘗考魏源撰海國圖志二十卷天竺傳云：「印度自古與東洋西洋各國無往來，其發冊所錄，僅述菩薩神明之異，惟周赧王間，有希臘國王者之侵五印度，自後遂由紅海通商貿易，既而佛教之僧，遍往四方傳其教，竟至中國，中國百姓亦盛奉此教，即日本、暹羅、緬甸各國，皆設其教而建其廟」。是印度佛教，自我周代，已由西方傳入中土，一般信徒，竟出以設教建廟之舉。戰國之世，百家之說，方興未艾，自「蓬萊」、「方丈」、「瀛州」之論起，逆度當時好奇之士，必有馳情西域者。秦皇二十九年（公元前二八一年）西域僧人室利房等八人，果自西域齋經而至，帝惡其異俗，以符獄，此時適當印度國王阿育御極，阿育王廣播德政，宏揚佛法，其派遣高僧，東來傳教，亦事理之常，故我周秦時代與印度關係，有初步趨立焉。

## 二 兩漢時代與印度之關係

漢稱印度曰天竺，一名身毒，又稱捐毒國，其族原屬大月氏之塞種，漢書稱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兩君屬賓故與屬賓同屬塞種焉。屬賓者即今印度西北之克什米爾是也。武帝時始與相通，惟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陰未赴為王時並受印綬，蓋以陰未赴，屬賓之王，本漢立也。（前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惟時天竺版圖遼闊，自月氏高附國（即阿富汗）以西，南至南海（即今地中海）東至罽越國皆天竺之地，史稱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在淳園道不殺伐，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後漢書卷百十八，西域傳）武帝既通屬賓（本印度一部）復指求身毒。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之地）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方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罽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武帝乃命王然宇、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前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傳）然聞其西有乘象國名是越，而蜀賈聞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武帝以求大夏，始通滇國，逾巔越以入印緬之境，是中國與印度

發生關係已有進一步之開展。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休屠之金神，列於金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焚香禮拜而已。此足證明印度與中國發生關係，由來已久。佛教傳播，在武帝時已遠及吾國塞外。

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入殿庭，乃訪羣臣，傳教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乃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並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闐臺石室，見中華通史乙編中古史第七章）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關西後摩騰法蘭咸卒於此。（魏晉釋老志）蔡愔求經像，至大月氏凡所搜羅殆由北派，（東漢初年印度佛教分南北派）摩騰法蘭東來後，已啓印度僧人來華之便，其徒接踵而至者，日益衆多，爲中國譯經然多不能盡曉，和帝時數來獻，後以西域叛乃絕。桓帝時，印度僧人頻從日南徼外來且獻獻。安息僧安清與月氏僧支婁迦讖譯經甚多，皆得真解，已而天竺僧竺佛朔又至，羅襄楷上書尼之不能止。（中華通史乙編第一篇本時代之文化）而牟子儒生，因黨錮禍興，退修佛學，排世俗之誹毀，著理惑三十七篇以衛佛，是則儒生亦且有信之者。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天竺國來獻，四年（公元一六一年）復來獻，帝

並設華蓋以稱淨國。(漢書稱佛)是印度佛教之流行，至於東漢之衰而愈盛。考其時身毒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瑠璃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即羅馬)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氍毹，諸香，石蜜、胡椒、棗、黑鹽等，此時我國與之交通，除西南邊徼陸路而外，復有南海一線，僧人之傳法或拜經者多由陸路而行，交易及貢獻方物者恆出海道，故當時中印一國接觸頻繁，而中印文化亦有進一步之溝通矣。

### 三 兩晉南北朝時代與印度之關係

兩晉南北朝時代，印度佛教徒之東來傳法與中國人之西行求經者，史不絕書，而當時之帝王亦多崇信佛教，因之東印文化已由接觸而入融合時期，僧使往來，日進頻繁，較諸漢代，更進一步。考當時西域及印度等國佛教徒之東來傳法其見諸史籍者，三國時有支織、支亮、支謙(時號三支)等輩，更有印度沙門曇柯迦羅，東來洛陽，宣講戒律，奏於上朝，以爲沙門度戒之法。其徒朱士行志在譯經，因之西入于闐，訪尋古本，一時我國佛氏之徒，頗萌西入印求經之志，時平陽武陽人法顯，以經爲外國，隆安中誓志尋求，自長安西度流沙，往遊印度凡經歷三十餘國，隨有檢律之處，學其言語，譯而寫之垂十年，乃於錫蘭由海商人泛舟東返，持經歸國，至京師，譯出垂百餘萬言，並著有佛國記，南是朱雲從從其舉止，俱先後西行。此外，如涼州人寶雲至印度，南北朝的劉宋幽州人

法勇... 外，西晉時有月氏人波法、東晉時有罽賓人僧伽澄，天竺人曇無讖等，月支人支道根等，南北朝時有罽賓人佛駄什等，月波浮陀、摩等，天竺人僧伽跋摩等，（詳見後表）因之北方胡注對於佛教亦極表歡迎，如後趙之石勒，前秦之苻堅，後秦之姚萇姚興，北魏之道武帝，明元帝是也。迨魏孝文帝始信人，而南朝宋文帝梁武帝之虔修佛法，更無論焉。因東西伯入之往來，佛法之宏揚，遠使中印兩國於政治上發生極密切之關係。

天竺國遣使奉獻，代有所聞，如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公元三八一年）獻火浣布於符堅，晉安帝義熙時錫蘭島（時稱獅子國）來獻玉像，太康時晉武帝因錫蘭獻五寶，狀如獅子，劉宋元嘉五年（公元四三八年）遣使奉表，懇互派使臣，獻金剛指環，赤白鸚鵡寶物，太康泰始二年（公元四六六年）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彌並為建威將軍。梁武帝時，天竺國王嚧塔道長使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魏高祖太和元年，西天竺遣使朝貢，魏世宗景明三年，罽賓國遣使朝貢，永平元年復來貢，肅宗熙平二年復遣使朝獻秋亦如之。當時天竺因漢室聲威所被，奉表稱獻歷經魏晉南北朝三百八十餘年而弗衰，中印關係，倍增密切，迨唐太宗而有天下其與印度關係之深，交通之盛，更非漢魏六朝所能企及焉。

### 隋唐南北朝時代與印度之關係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代印度等地來華僧人間表

摘錄紀維雷  
中國佛教史

考

來華之人名	來華之時代	國	籍	備
安清	後漢桓帝建和年間	安息		
安	後漢靈帝末	安息		
曇	曹魏主髡正元時	安息		
安法欽	西晉武帝太康時	安息		
支婁迦讖	約在後漢靈帝時	月支		
支	後漢靈帝中時	月支		
支	三國	月支		
支	東晉咸安時	月支		
僧伽澄	前秦苻堅建元時	克什米爾		即罽賓身印度之一部
僧伽提婆	前秦苻堅建元時	克什米爾		
僧伽羅叉	不詳	克什米爾		
曇摩耶舍	東晉安帝隆安時	克什米爾		
佛若多羅	後秦姚興弘始時	克什米爾		

大月氏隴盛時奄有印度及西域克什米爾



## 唐代與印度之關係

魏晉以後，國內請經求律之僧前往印度者，其間凡有三道：一由和闐南行經葱嶺，歷經過沙河入罽賓國是為東道，即晉法顯北魏慧生所行之程也。一由伊犁西行，歷霍罕至賽馬爾罕折而東南，踰欽門，渡縛芻河越與都哥什大雪山，入克什米爾，（即罽賓）是為西道，即唐僧玄奘及元邱道人長春所行之程也。一由葉爾羌西南行，循徙多河而上，陟葱嶺至塞勒庫兒泊再南適印度河是為中道，即唐玄奘歸途所經之程也。玄奘為有唐一代高僧，幼年姻習經論，因追繼法顯之偉業於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九年）隨商人遠遊西域。經伊吾（哈密）高昌，阿耨尼（焉耆）鼠叉（焉茲）天山，循大齊地至葉城，再經康國，出鐵門過縛芻河，大雪山，入天竺境，途次行流沙八百餘里內，上無飛鳥，下無走獸，燐火飄忽，爛若繁星，都無所懼。至印度遍遊南北，經百餘國，大都對人跡所罕到之地，留印十七年，悉其國之言語，因採山語俗風土習尚，撰為西域記十二卷，為今日研究印度史者之重要典籍，其對於文化之貢獻，實在法顯佛國記之上。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玄奘返抵長安，唐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將由印携回之梵本六百五十七部經籍，請於弘福寺，開中國歷史上大規模之譯述工作。

隋唐以前，中印關係，多重於僧人之傳經說法，文化接觸，未見成熟，且於政治方面雖偶有零星節實獻物亦不甚彰於史傳。迨玄奘法師留學印度備蒙各地當局優禮，如印度東北之摩揭陀國，西南之摩臘陀國，尤「崇學重賢」，「貴德尚仁」。玄奘從戒賢法師學於那臘陀寺前後凡五六年，屢次參加宗教辯論大會，禮伏外道，聲譽遠播，迦摩羅陀國王聞法師（玄奘）德義發使來請。王見甚喜，奉羣臣迎拜讚歎。而摩揭陀國戒日王亦聞名來請，特開大會於曲女城，發教告諸國及義解之徒，並集聽支那（即中國）僧且二字之僧者也。法師之論，五印度中到者，計國王十八人，請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陀羅門及外道二千餘人，那臘陀寺僧千餘，設寶牀請法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宣示大乘，普其闡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請斬首以謝，如是望曉，無一人敢言。竟十八日，無人發論。散夕，各國王珍施巨萬，師皆不受，王乃莊嚴一大象，施轎，請法師乘，巡衆告喝曰：「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十八日，無取論者，並宜知之。」印度立法，凡論勝者，如此。玄奘經驗湛深，備蒙印度人民之崇敬，其榮譽之高，爲我留學外國學者所罕見，且其影響有唐一代政治，亦至大且鉅也。

隋煬帝以表矩應接西番諸國多有至者，惟天竺不通，帝以爲恨。唐貞觀間，天可汗（唐太宗）之聲威已震於印度遐邇，故當玄奘留學印度時，戒日王曾問玄奘曰：「爾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人。」玄奘略言太宗神武，平讎亂，四夷賓服狀。王

喜曰：「我嘗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有自稱摩伽陀王者，遣使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璋持節慰撫，戒日王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指中國）使者至吾國乎」。皆曰無有。戒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衛尉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郤邑縱觀，道上焚香，戒日王率羣臣京而受，并復獻火珠鬱金香提樹。貞觀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李義表副使王玄策至印度摩伽陀，並建銘立碑，約於三年後還國，四天竺國王咸遣使朝貢。貞觀二十一年（公元六七四年）又以王玄策爲正使，蔣師仁爲副使，前往印度。會戒日王死，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乃發兵以拒玄策，並盡奪諸國貢獻之物，玄策有從騎三百人，不能敵，爲所逐，後遁至吐蕃，（卽西藏）時吐番王松贊幹布新尙唐文成公主，對唐以爲忠順，乃應玄策之請，盡發精銳千二百人並尼泊爾（卽泥婆羅）七千餘騎以從玄策。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進至中天竺國城，俘阿羅那順以歸，時貞觀二十二年公元六百四十八年也。高宗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又遣玄策前往，顯慶五年（公元六六〇年）於摩訶陀提祠立碑而還。公元六百九十一年武后授天二年，五天竺國王並來朝獻，八世紀初，唐景龍開元間，南天竺西天竺俱先後來朝。玄宗開元八年，（公元七二〇年）南天竺遣使來獻五色龍首鳥，其國王尸利那羅順迦並請以戰象及兵馬討大食及吐蕃，玄宗嘉之，命其軍爲「懷德軍」，倂著曰，善夷惟以袍帶爲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並七事賜之，其年九月，南天竺

國造寺，帝勅賜「歸化」，並遣使策封其主。高宗時直伽逸多者東天竺烏菴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開元二十九年（公元四七一年）中天竺王子來朝，乃賜姓名李承恩，並授「游擊將軍」。故終開元之世，天竺沙門及使臣來華者，比肩接踵。當可窺印人對我向慕之誠，與夫兩國邦交之殷。此外對於中國文化之影響亦非淺鮮，如建築上之「鸞尾」、「花飾」，張僧繇之「凹凸花」（繪於一乘寺二門據建康實錄謂係天竺遺法）音樂中之「十部樂」，戲劇上之「臉譜」撥頭，其所受於印度者，亦不在少，說者謂此時期為中印文化之溶合時期，洵非虛語。

## 五 宋代與印度之關係

五代更迭，惟周世宗獨排佛教，僧人之勢，為之大減，宋興，太祖、太宗均好佛，其傳播之狀況，為之一振，僧尼多至四十六萬，可謂大盛。當時印度對中國之關係，雖不如往昔之密切頻繁，而遣使買物講事，尙有往返。北宋初年，前往印度求法者，多為政府派遣，太祖乾德二年（公元九六四年），奉詔西去者，計有三百之衆，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具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天福（後晉高祖時）中詣西域，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四年（公元九六五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書，言願至西域求佛

齊，許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獻者不絕，八年（公元九七五年）冬，東印度王子穠結說囉來朝貢。太平興國七年（公元九八二年）益州僧光遠至天竺，以其王沒徒囊表來上，上命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之那國（即中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漸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口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咒，畏釋迦聖像，毀壞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延長，常為引道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諸沉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八年（公元九八三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語不多令附，願至中國譚經，上便詔召之，法遇復募緣製龍寶蓋裂裝，將復往天竺，表乞給所經番函勅書，至道二年（公元九九六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舶至岸持鐘鈴杵銅鈴各一、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夾，與之語不能曉，宋仁宗天聖三年（公元一〇二五年）九年（公元一〇三一年）西印度僧愛賢、智信、誼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束帶，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賜紫方袍，其祐三年（公元一〇三六年）正月僧善稱等九人貢梵書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見文獻通考天竺傳）。故終北宋之世，中印兩國僧人東西往來不絕。

南宋時中國華僑已有居留於印度者，田能得著錫蘭史。錫蘭著作家，曾經詳錄由中國運進口諸貨物目錄。宋度宗咸淳二年（公元一二六六年）錫蘭島王之軍隊中，有中國人戎者，（田能得錫蘭史）且中國人於南印度立有碑塔，以為紀念。十六世紀時，葡人巴爾

此記經錫蘭島時，於奈格巴丹見有支那七塔，爲古代中國航海者所建立，塔上書有漢字，（咸淳三年八月畢工）至今不滅，此足證明南宋末年南印度半島，已有華僑居住。此後因宋室衰弱，印度復遭回教徒之蹂躪，弘法求經之事，幾將中斷，惟海上貿易，備極發達，蓋當時阿刺伯人產南洋通商者，爲數甚衆，而又以宋政府之獎勵貿易，特設市舶司於各要港以徵貨稅，故此時中國人因與阿刺伯人通商而移殖南洋者，當不在少數。崖山一役宋廷忠臣義士紛紛南下，或遷占城（卽今安南）或遷真臘（柬埔寨）或沿暹羅海灣而至爪哇，或西行浮海而至錫蘭北上以抵南印度，此爲宋僑民遷居印度之一大原因，其時貿易貨物，有青瓷，紫礦，苜蓿子，諸色番布，爲最，而以布匹爲尤甚。

## 六 元代與印度之關係

印度與元朝發生關係始於成吉思汗之時代，其時中亞大國有花刺子模者原與元朝版圖接壤，初本信使往還，會有蒙古所屬之畏吾兒（卽吾因唐時之回紇後改回鶻，蒙古崛起，酋降蒙古）有人，於兩國交界之忽章河（卽錫爾河一帶，爲花刺子模所劫殺，成吉思汗遣使資問。花刺子模沙又斬其使，成吉思汗大怒，乃親率四子統軍西征，迭陷花刺子模之撒馬爾罕，布哈爾，玉龍傑赤諸名城，更南下盡取呼羅珊哥疾寧等地；花刺子模沙以憂死，王子札刺勒丁奔印度，成吉思汗知札刺勒丁頗英武，乃派軍渡印河窮追之；已則循印度

### 元代與印度之關係

河右岸經略印度西北境，直至公元一二二三年始班師回國，此時適當我宋寧宗嘉定十六年也。迨宋理宗寶祐六年（公元一二五八年）憲宗之弟旭烈兀命郭侃率軍，自克什米爾轉入印度侵奴隸王朝，旭烈兀則身將一軍西侵小亞細亞渡海而西，破東歐各國聯軍，憲宗死始荷兵回國，聲威所及，逼於歐亞，則不備印度而已。惟其時馬八兒（今南印度麻打拉撒之屬那馬拉巴爾）與俱蘭，在印度中較其餘諸國爲大，元遣索多招諭，馬八兒奉表稱藩，惟俱蘭等國未下，未幾俱蘭亦願內附，元廷遣使由馬八兒以達俱蘭，其會拜受詔，遣臣入貢，慈木兒刺（今蘇門答刺）諸國聞之，亦因之乞降，使遠，復說下數小國，至公元一二九〇年（忽必烈在位之二十七年）來朝之國凡十，亦云盛矣。（章嶺中華近史下卷）

帖木兒爲成吉思汗之遺族，於公元一三六九年，卽我國明太祖洪武二年，亦卽元順帝北徙和林之後，就察合台汗國西部地，建立帝國，彼既得志於欽察西國無憂，乃南下經營印度。蓋印度之奴隸王朝自被成吉思汗所侵擾，國勢頹衰；至一二八八年，卽我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郭爾朝遠族亦爾忒王朝代之而興，其次王阿拉瓦丁頗饒勇略，既擊破蒙古來侵之兵，且先後統一北中西東南五印度，是爲印度半島統一之始。公元一三二〇年卽我國元仁宗延祐七年，國內亂，基爾吉王朝亡，亂兵擁彭家埔鎮將突厥人吉亞士瓦丁爲王，是爲哥格拉王朝建新都於德里，帖木兒之南征，卽屬格拉王朝末王爲哈木在位時，其時歐巴內爾，卽招歐帖木兒入侵之原因也。

公元一三九八年，即我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帖木兒引兵九萬，自撒馬爾罕出發，南征印度，次年，兵鋒所指已達印度都城德里馬哈木潰敗，圖格拉王朝遂告滅亡。嗣帖木兒聞我國明朝靖難兵起，乃大舉東征，不料中途病發，遂於紀元一四〇五年即我明成祖永樂三年卒於軍中。帖木兒死後，國即內亂，其五世孫巴卑爾乃退保阿富汗一帶之地，旋於印度建立偉大之王朝，維持至三百年之久，此即史書所稱之印度莫臥兒帝國亦稱大蒙古帝國是也。

巴卑爾原名撒喜路丁，生於紀元一四八三年，即我明憲宗成化十九年，當時帖木兒之領土，已歸崩解，羣雜割據，各自為政，巴卑爾繼父位為汗後，國內即發生變亂，乃率母命出奔異域，旋取阿富汗東部之喀布爾為根據地，重整旗鼓以圖發展，當時印度正值四分五裂之狀態中，北部德里一帶則在路提王朝統制之下，王朝暴虐無道，人心離散，鎮將彭家埔通款於巴卑爾，巴卑爾遂於公元一五二六年即我明世宗嘉靖五年侵入印度，攻陷德里，並征服恆河流域。此時巴卑爾之版圖，跨與都庫什山脈，北自阿母河南及恆河，帝國模型業已粗具。

巴卑爾死後，帝國曾經過二十五年之衰落時期，及其孫柯格伯（一五五六年至一六〇五年）即位後，國勢復漸趨強盛，先後平定北中州印度，尋侵南印度，將所轄地中則教各小國，收為藩屬。柯格伯精於戰術，善於政治，在位之時整理稅收，振興生產事業，且對

於印度教與回教均一視同仁，此外並興辦學校獎勵文藝，莫以兒帝國之經濟與文化，日趨繁榮。阿格伯死，子孫相繼征服南印度，統一半島，直至十七世紀時，始成英法兩國角逐爭利之場，而終為英國所滅。（耿淡初王宗武編外國史及金兆梓編外國史）

### 七 明代與印度之關係

元人好動遠路，世祖時曾遣唆都李庭璧招致南洋諸國，前初使節所至亦遠，成祖時又命鄒和往使，自造巨舟，率士卒三萬七千人，自蘇州婁家港出海，徧歷南洋諸國，自公元一四〇五年以至一四三三年，三十年之間，凡七奉使，摩訶所被之地，除馬來半島以東及滿刺加、蘇門答刺、阿刺伯、阿非利加沿岸諸國外，其有關印度與其沿岸諸國者古里、柯枝、大小瀾蘭、西洋瑣里、嘉異勒、阿撥吧丹、甘巴里、錫蘭、山、緬山、榜葛刺、計三處，茲就各國與明代朝貢關係分敘如次：

#### 一 古里

古里今稱婆羅洲省瀕海之小都會也。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命甲寅使麻里沙里古里使節其會沙里的喜道使從慶元朝貢物，其王亞答公元十四年奉使遼南京封為國王，賜印詔及文綺諸物。遂北年派使與初亦得使與國，其王亞答公元

一四二五年）借柯枝等國入貢，十四年（公元一四二六年）又借爪哇、滿刺加、占城、錫蘭山、瀾山等國入貢，是時諸蕃使臣充斥於廷，以古里大國序其使者於首，十七年（公元一四二九年）借刺得七國來貢，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又借忽魯謨那（今波斯灣內三大島之一）等國入貢二十一年復借忽魯謨那等國遣使千二百人入貢，時帝嘗出塞，敕皇太子曰，天時向寒，實使即令禮官宴勞給賜道遠，其以土物來市者，宜酬其直。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二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借蘇門答刺等國使臣入貢，其使久留都下，正統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乃命附爪哇貢冊西還。（明史古里傳）

### 一 柯枝

柯枝今印度洋島之西南端，臨阿拉伯海。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命中官尹慶奉詔撫諭，賜以銷金銀機織金文綺綵帛及葦蓋。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復命鄭和使其國。九年（公元一四一一年）王可亦里遣使入貢，十年（公元一四一二年）鄭和再使其國，連三歲入貢，其使者，請賜印誥，封其國中之山，帝遣鄭和齎印賜其王，因撰碑文，命樹石山上，其詞曰：「一化與天地流，凡覆載之內，舉納於甄陶，智，將造化之仁也。蓋天下無二理，生民無二心，聚散喜樂之同情，安逸憂勞之同欲，奚有間於遐邇哉。任君民之寄者，當盡子民之道。詩云，邇彼千里，惟民所止，

### 明代與印度之關係

羣城彼四海，密云，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朕君臨天下，撫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彼此，推古聖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遠邦異域，咸覓各得其所，開風聲化育，爭恐後也。柯枝國遠在西南，距海之濱，出諸蕃國之外，慕中華而欲德化久矣。命令之至，鞞鼙鼓舞，順附如歸，咸仰天而拜日，何幸中國聖人之教沾及於我，乃數歲以來，國內豐穰，所有室廡，食飽魚鼈，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長，熙熙然而樂，凌厲爭競之習無有也。山無猛獸，溪絕惡魚，海出奇珍，林產嘉木，諸物繁盛，倍越尋常，暴風不興，疾雨不作，札沴殄息，靡有害害，蓋甚盛矣。朕揆德薄，何能如是，非其長民者之所致歟。乃封可亦里爲國王，賜以印章，俾撫治其民，并封其國中之山，爲鎖國之山，勒碑其上，垂示無窮，而系以銘曰，截彼高山，作鎖海邦，吐煙出雲，爲下國洪胤，肅其煩囂，時其雨暘，祛彼氛妖，作彼豐穰，靡君靡珍，永庇斯疆，優游卒歲，室家胥慶，於戲，山之嶽兮，海之深矣，勸此銘詩，相爲終始。自後間歲入貢，宣統五年（公元一四三〇年）復遣鄭和撫諭其國，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王可亦里遣使偕錫蘭山諸國來貢，正統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遣使使者附爪哇貢船還國并賜敕勞王。（同上柯枝傳）

### 三 大小葛蘭

大葛蘭與印度大部會權相近，土黑墳，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爹之米爲食。波濤湍悍，舟不可泊，商人罕至。小葛蘭於永樂五年（公元一四〇七年）遣使附古里燕門答刺入貢，賜其王錦綺紗羅鞍馬諸物，其使者亦有賜，鄭和嘗使其國，厥貢惟珍珠、傘、白棉布、胡椒。（同前小葛蘭傳）

#### 四 西洋瑣里

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命使臣劉叔勉以卽位證誦其國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平定沙漠復遣使臣顏訥其王別里提，遣使奉金葉表，從叔勉獻方物，賜文綺紗羅諸物甚厚，並賜大統曆，成祖顏卽位詔於海外諸國，西洋亦與焉。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命副使鄧良輔行人宦穆使其國，賜絨錦文綺紗羅，已復命中官馬彬往使賜如前，其王卽遣使奉貢，載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稅，命勿徵，二十一年（公元一四二三年）偕古里阿丹等十五國來貢。（同前西洋瑣里傳）

#### 五 加異勒

加異勒亦小邦也。永樂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遣鄭和齋詔招諭賜以錦綺紗羅，九年（公元一四一一年）其酋長萬十者麻遣使奉表貢方物，命賜宴及冠帶絲幣寶鈔。十

年（公元一四一二年）和再使其國，後凡三人貢，宣德五年（公元一四三〇年）和復賜其國，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國來貢。

## 六 阿撥把丹

永樂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九月，太監鄭和賚勅招諭賜以錦綺紗羅。（明實錄卷八三）

## 七 甘巴里

永樂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鄭和使其地，賜其王錦綺紗羅，十二年（公元一四一四年）遣使朝貢方物，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再貢，遣鄭和報之，宣德五年（公元一四三〇年）和復招諭其國王兜哇刺札遣使來貢，八年（公元一四三二年）抵京師，正統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附爪哇舟還國，賜敕勞王。（明史甘巴里傳）

## 八 錫蘭山

錫蘭山爲印度南端之大島，古稱獅子國，梁時曾通中國，永樂中鄭和使西洋至其地，其王亞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王又不睦隣境，屢邀劫往來使臣，諸蕃

皆苦之，及和歸，復經其地，乃誘和至國中，發兵五萬劫和，塞歸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間道乘虛攻拔其城，生禽亞烈苦耐兒及妻子頭目，獻俘於朝廷，臣請行戮，帝憫其無知，并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命擇其族之賢者立之。有那把乃那者，斷俘囚咸稱其賢，乃遣使齎印詔，封爲王，其舊王奔道歸，自是海外諸蕃，益服天子威德，貢使載道，王遂屢入貢，宣德元年（公元一四三〇年）鄭和探諭其國，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王不刺葛麻巴忽刺批遣使來貢，正統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命附爪哇貢舶歸，賜敕諭之，十年（公元一四四五年）偕滿刺加使者來貢，天順三年（公元一四四九年）王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遣使來貢。（明史錫蘭山傳）

## 九 溜山

溜山卽今錫蘭西偏南之多數珊瑚島，永樂十年（公元一四一二年）鄭和往使其國，十四年（公元一四一六年）其王亦速福遣使來貢，自後三貢，……宣德五年（公元一四三〇年）鄭和復使其國。（同前溜山傳）

## 十 榜葛刺

榜葛刺卽今印度之孟加拉也。永樂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其王孺牙思丁遣使來貢

方物，其數甚夥。漢景帝元年（公元一四〇九年）其使凡再至，攜從者二百三十餘人，帝方招徠絕域，賜賜甚厚，自是比年入貢。十年（公元一四一二年）貢使蒞至，遣官宴之於殿，山、陸將軍，使者皆其王之喪，遣官往祭，封鬲子嬰勿丁爲王。十二年（公元一四一四年）國王遣使奉表來謝，貢麒麟及名馬方物，禮官請奏賀，帝勿許，明年遣使顯齋，使其四王與妃大臣皆有賜，正統三年（公元一四三八年）貢麒麟，百官表賀，明年又入貢。（同前榜葛刺傳）

明代與南洋交通頻繁，因鄭和七下西洋大抵（指印度洋而言）印度沿岸各國，遣使入貢，盛極一時。

## 八 民國成立以來之中印關係

### 甲 泰戈爾氏來華演講

印度自莫臥兒朝覆滅後，政治大勢落於英人之手，遜清一代，與印度幾無政治外交之可言。迨民國十三年，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遍遊我們南北各大都市，如上海、南京、杭州、濟南、北平、太原、武漢三鎮等地，一般學者對其演講，多傾心折服，此時始予國人以中印關係之新認識。泰氏以印度與中國本有極深切之關係，謂一佛教即由印度傳入中國，

亦即以自己之禮品贈給中國，中國取此一種犧牲與博愛之精神，以作兩國文化互助之機緣，以思忍而論，印度與中國最為密切。泰氏又以「印度與歐洲各國不同，沒有強暴之武力，沒有侵略之政策，只有『愛』的文化，自從印度文明傳入中國，兩大民族之間，譬如兄弟一般，已發生一種不自覺之精神關係」。因此，彼讚美中印兩國的先民，在精神上，道德上，對於人類實有莫大之貢獻；並切盼中印兩國，「今後正宜發揮文化所結晶之『愛』，感化西方民族，使此悲慘無情之世界，得有救濟良方」。泰氏對於愛國、愛羣、愛人類、此三大民族，得以相輔相助，共謀東方文化之發揚。泰氏對於愛國、愛羣、愛人類之熱忱，在華演說時，就中印兩大國之文化及歷代關係詳為闡發，使近代行將斷絕之中印關係得以復續，其意義可謂大矣。

## 尼赫魯氏之來華

國抗戰後，即被傳人之首先訪華者，當推尼赫魯氏。尼氏為印度國民黨之領袖，彼對華之注意甚誠，二戰餘年中，始終不衰。彼之志願，在於求印與我民族之自由獨立，雖犧牲一己之享受而不惜。彼不為印境之極大人物。尼氏為新精神印邦家，謝問之職將士，特於民國二十八年，自印來華，吾當局及人民曾報以熱烈之歡迎。當尼氏留華十四日中，曾一度飛秦遊覽，對我抗戰精神，及後方各種建設，深表欽佩，中印兩民族之感情當

因由是而益深，民國成立以來之中印關係

可由此更趨密切。

### 丙 戴院長之訪印

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傳賢氏，爲聯絡中印兩國邦誼並回答尼赫魯去年之訪華，特於民國二十九年十月，離滬往訪印度，道出緬甸時，深荷當地人士與我華僑之熱烈歡迎，抵印度後，曾一度訪晤甘地。於談話中，戴氏謂「我們現在是過渡着困難的時代，我想知道我們怎樣能夠成功地渡過我們的困難，光是勝利還不夠，將來各國間的和平關係也必須鞏固」。甘氏答稱：「你們現在正從事於可怖的生死鬥爭，我們也恰似一樣」；談起我個人來，我可以告訴閣下的，就是我在南非洲時，我和約翰內斯堡的華僑都很聯絡，我給他們法律上的諮詢，那裏華僑有一千二百人，我和每一位華僑都有密切的聯絡，所以我看中國人決不是外人……」兩氏精神上之默契，於簡短談話中，已可窺見一般，足徵中印兩大民族夙有根深蒂固之友誼關係，一經接觸便發生不自覺之深厚情愫。

## 九 抗戰中之中印新姿態

### (甲) 蔣委員長之訪印

尼赫魯氏之來華與戴季陶先生之訪印，使中印邦交已有進一步之聯繫，本年 蔣委員長親赴印度之行對於此後中印兩大民族之聯繫上更可珍視。

蔣委員長於本年二月四日離渝訪印，五日至加爾各答，九日抵新德里，與印度領袖會晤，十日晨印度總督林里資哥爵士，及西南太平洋區同盟軍總司令魏非爾上將，正式謁見蔣委員長，本日晚前印度國民大會主席尼赫魯與 蔣委員公會見，洽談一時三十分之久，十一日晨，蔣委員長於新德里檢閱英印之步兵團，與新印印度英軍總司令哈特萊同赴檢閱，英印士兵，舉槍致敬，並奏中國國樂，蔣委員長在檢閱台前閱軍，是日印度總督，盛宴招待，並卸席致詞，略謂：

「過去十年來之中國歷史與今日之貴賓有不可分之關係，中國現已以堅忍團結英勇著稱，而為文明世界之先鋒，今日在座之貴賓，其功績有不可磨滅者，中國會獨力抵抗強暴之敵人，藉使自由之火炬，仍能照耀世界，而在此英勇鬥爭之中，吾等之貴賓，尤負有艱鉅之責任，以今日而論，同盟國家已重持以決心與自信，聯合所有之實力與資源，以開拓將來之命運，故中印兩方非獨立作戰之情形可比，惟今日在座諸貴賓責任之艱鉅仍不稍遜耳。數週以前，蔣委員長已任同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職，越南與泰國亦在中國戰區之內，蔣委員長任此重大使命以後，即借其夫人來訪吾士，吾輩殊引為榮幸。蔣委員長此種誠懇果敢之態度，足使自然所形成之障礙為之

一掃而空，中印關係之如何密切，中印文化如何具有共同之優點，亦可因而使吾輩有更深切之認識，……蔣夫人非僅足使中國之正大立場大白於世界，即全世界其他各國亦多因而知所啓發與激勵，印度尤非例外……中國軍隊現已於緬甸前線與印度英軍並肩作戰，此乃偉大同盟與兄弟之邦之義舉；吾等既知中國必能與我患難相共，以爭取最後之勝利，是以吾等決堅具自信與敵人相週旋」。

蔣委員長答詞略謂：

「過去艱苦之五年中，獨當民主大戰之要衝者，乃精誠團結而堅信民主理想之中華民族，自日本侵中土以來，中華民族始終堅守，其不顧危難，不畏犧牲之報國忠忱，以與敵人相搏鬥，在此期間，我全國上下莫不一心一德，誓必使吾輩偉大之理想，得以實現，實吾輩忍受慘痛犧牲之後，新世界可告誕生，舉世人士，可以共享和平幸福之幸福是也。抑自太平洋戰事爆發以來，中印關係亦益見密切，本人爲此特於艱苦作戰之際，來印作首次之訪問，庶幾盟邦印度對於同盟國共同理想之實現，可有何等貢獻，本人可有更深切之認識。本人此次得來貴邦，殊爲欣懣，本人此行，雖極匆促，而後益已匪淺，中諒有云，「百聞不如一見」，良非虛語。本人此來，已深感印度之偉大，而本人等能在此獲識印督閣下，至爲快慰，閣下對於印度事務，獨具慧眼，閣下政治家之風度，足以令人心折，本人自識閣下，即認閣下之才識超人，至於總督夫

人，熱心社會事業，本人等來此以前，卽已熟聞，本人等願於此特道敬慕之忱。……自邱吉爾偉大之領袖秉政以來，本人卽始終於交通上所許可之範圍以內，與之保持個人之接觸，得益匪淺，而尤能因此有所啓發與激勵。閣下曾言及華軍之在緬，猶憶本人於重慶會見魏非爾上將之時，曾告以中國必可與之合作，共同抵抗侵略，茲本人已極力使過去之諾言，見諸事實，此原爲盟邦應盡之責任，初不足稱道也。

十一日晚尼赫魯及印度國民黨主席阿沙德拜訪 蔣委員長，而印度教民領袖代表印度教民，亦電 委員長夫婦表示歡迎之意，十二日，尼赫魯第三次拜訪 蔣委員長，並在新德里發表公開演說，且代表全國人民向 蔣委員長表示熱烈歡迎，尼氏稱：「印度決不接受任何統治，不論其爲日本或德國，印度僅能接受印度大衆之統治。全國人民應奮起救國，反抗侵略。印人決不規避其責任，此乃毫無疑問者」。

蔣委員長於十三日視察印度與阿富汗邊境之開伯爾山隘要隘，並向夙以驍勇著稱之阿夫里地族致詞：「希爾開伯爾之弟兄，將來與中國及中國之同盟國英國攜手打倒日德義，庶幾自由可立保安全，戰事與侵略可以絕跡於世界」。阿夫里地族代表答詞稱：「彼等確信英國及其同盟國家必可獲得最後勝利，全世界可自暴虐之壓迫下，求得解放」。蔣委員長於巡視時，並檢閱當地軍民教練情形，當時聞訊來謁者，有西藏人、尼泊爾人、布丹人，與阿夫里地族各領袖，彼等多表示熱烈欽慕。時尼泊爾王方巡狩內地，特電其王子

晉謁 蔣委員長獻珍貴寶刀一把，國王親自獵得之虎皮一張，並以盧比五萬捐贈中國難童。  
蔣委員長於視察印度境後，十四日抵拉合爾，略事停留，與旁遮普省政府及拉合爾區軍事首長會晤。

十六日 蔣委員長返新德里，翌日，抵加爾各答，當局熱烈歡迎。十八日偕夫人赴皮翁花園甘地之加爾各答住所，拜訪甘地，會後發表聲明，稱：「中印兩國間一切問題，均曾詳加檢討」。甘地並贈送 蔣委員長自紡之粗紗數疋，蔣夫人紡車一架，同日印度國會議議通過向 蔣委員長夫婦致敬。十九日，離加爾各答赴聖地尼哥丹訪詩人泰戈爾所辦之國際大學。二十日回加爾各答，二十一日離印返國。印度國民會議主席阿沙德特電 蔣委員長稱：

「鄙人獲機與閣下夫婦晤談，極感欣幸。印度人民今見中國命運之偉大創造者蒞臨印土，自不勝歡欣；所引以為憾者，即彼等（指印度）因限於處境，不能向閣下夫婦以及貴國人民表示其所欲表示之情感。鄙人敬代表個人及印度敬祝閣下夫婦旅安」。

尼赫魯亦於二十日發表談話稱：

「蔣委員長赴印之行，具有歷史意義，此行將為中印關係入於新時期之開始。中國之抗戰，乃今日全世界爭取自由大戰中之一部，全世界或世界上之若干部份，在此爭取自由之大戰中，亦已獲得勝利者，亦有在將來必獲勝利者」。

蔣委員長此次訪印與印度軍政當局開誠商討吾人之反侵略計劃，幸獲一致之同情與全力之贊助，深感欣慰，特於返國時，發表告印度國民書，原文如次：

余夫婦此次訪印留駐半月，得與印度軍政當局以及一般友好，開誠商討吾人之反侵略計劃，與彼此共圖奮鬥之目的，幸獲一致之同情，與全力之贊助，殊覺愉快，余今任務已畢，即將回國，而與我全印友好作別矣。祇因留印日淺，對印度國民，未能盡我所言，故於此臨別之時，一傾我懇摯嚮往之心，藉申平生之積愫。余所欲首先提及者自余到印之後，得悉印度全國對於反侵略戰爭，皆有一致之決心，此實余所引以為深慰者也。我中國與印度合佔全世界二分之一之人口兩國毗連之國境，達三千公里之長，其文化經濟相互交流之歷史，有二千餘年之久，然而兩國間從未有一次武力之衝突，此種悠久之和平邦交，實為世界上其他各國間所未有，此足證明吾兩大民族實為世界真正和平之民族。時至今日，世界和平已為野蠻之侵略暴力所威脅，我中印兩國不僅利害攸關，實亦命運相同，因此我兩大民族，惟有共同一致積極參加反侵略陣線，并肩作戰，以實現真正之和平世界，竭盡吾人應盡之職責。抑中印兩國國民之總性，有一共同之特點，即兩國均以捨身取義，殺身成仁相崇尚，吾人之傳統精神，厥為不惜犧牲自己，以達成救人救世之目的。我中國對於此次戰爭，亦即為此犧牲精神之表現，故毅然參加反侵略陣線，此非僅為爭取中華一民族之自由，實為一全人類之

正義爭取整個人類之自由也。余敢向我兄弟之邦印度國民建議，吾人在此人類文明存亡絕續之交，惟有各盡其所能，以取得世界人類整個之自由，蓋祇有在世界人類整個自由之中，乃能獲得我中印兩大民族之自由。無論中國與印度其中如有任何一民族不能得到自由則世界即非真正和平之可言。

至於現在世界大局之形勢，只有兩個壁壘，凡為國家與人類求自由者，皆必毅然站在反侵略陣線，其間決無中立旁觀之可能，蓋此時實為我全體人類禍福之總關鍵，決非一國一人之爭，亦非某一國與某一國間各別之利害關係，凡參加反侵略陣線之同盟者，無論何國，皆在整個反侵略民主陣線之中共同合作，而非單獨與某一國合作與不合作之問題也。吾人於此憬悟民族主義之意義，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已應乎時代而有一甚大之轉變，各民族求得自由的方式，今者實亦有所不同，現在各反侵略國家無不要求印度國民在此新時代中，盡其應盡之責任，以求自由世界之生存，印度之將來，實為此自由世界整個之重要部份，同時世界大多數人士皆已同情印度之自由，此種寶貴難得之同情，決非任何有形物質力量之代價所可取得者，余以為應特加珍重，而使之勿失也。

誠以此次戰爭，實為全體人類自由與奴隸之戰，光明與黑暗之戰，換言之，即是與非善與惡之戰，亦即世界被侵略與侵略暴力之戰，倘此次戰爭反侵略陣線失敗，則世

界文明成倒退百年而不止，全體人類之慘劇，將不知伊於胡底矣。

姑就吾亞洲而言，日本軍閥之暴虐，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高麗台灣自日人併吞以後，其人民所受壓迫與痛苦，既鉅且深，固已足資吾人之借鏡，祇述我中國此次抗戰所受日軍之殘暴行爲，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被陷時之一例言之，三週以內，全城人民屠殺者多至二十餘萬人，此五年以來，全國人民幾乎無日不受其飛機大砲之轟炸，凡暴日鐵蹄所到之處，無論男女老幼，非被污辱即受荼毒，尤以智識份子與青年學生所遭之慘劫爲更甚，暴之日寇決不使稍有智識與思想者容留一人於社會之內，敵對於學術機關與稍有文化歷史關係之建置，無不澈底摧殘，舉凡日常生活必需之器具如炊具之銅，耕具之鐵，與手藝工具之類，無不搜括擄掠毀滅無遺，其在軍事佔領區域內，除姦淫洗劫焚燒殘殺不計者外，更復藉其暴力，到處開設煙館賭場與妓館，不僅腐化吾人生活與體質，且闢滅絕吾人之心靈，此種慘無人道，暗無天日之亂行，實非全世界人類與我仁慈高尚之印度國民所能想像，然余茲所述者，猶不過爲中外人士所共見共聞者之一端，尙不足以暴其黑暗於萬一也。

當此野蠻暴力橫行，黑暗籠罩於全球之時，吾人爲世界文明及民族自由計，我兄弟之邦印度國民與我中國國民皆宜共同一致擁護大西洋憲章與廿六國反侵略共同宣言，積極的參加此次反侵略陣線，聯合中英美蘇各同盟國，一致奮鬥，携手同登此爭取自

由世界之戰場，以求獲得最後之勝利，完成吾人在此一時代中無可推諉之使命。

最後，余對盟邦英國政府特致誠摯之期待。余且深信我盟邦之英國將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之實權。俾能發揮精神與物質無限之偉力，印度此次參戰，固為求取反侵略民主陣綫之勝利。實亦為其本身自由之得失有莫大之關係，余以客觀地位，認此乃為于大英帝國有益無損最賢明之政策也。

我國政府林主席亦以 蔣委員長此次訪印，已受到印度人民熱烈歡迎與隆重款待，特代表國人向印度人民致謝。原文如次：

「全印度的朋友們，我代表中國全體人民，感謝你們，感謝你們對於我們中國轉好意，這一次我們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為了商討兩國合作的計劃和努力的目標，為了使得我們兩國已經異常深厚的友誼更加進步，特地到貴國作了一次訪問，受到你們熱烈的歡迎，和隆重的款待，你們又舉行「中國日」，你們對於中國的盛意，又有一次具體的表示，你們這樣的熱情，達到了每一個中國人民心靈的深處，受到異常的感動，藉着電流的傳播，我很愉快，我能立刻把全體中國人民衷心感謝之忱，傳遞給你們。中印兩流同具偉大的民族，同具悠久的文明，兩國長期而友好的關係，完全建鑿在文化的交流上，有建鑿在文化的基礎上的關係，才能使兩國始終無間，正如私人友誼之建鑿在道義的基礎上著，才能始終無間一樣，今後的交通，日趨發達，關係日益

類繁，我相信貴我兩國的關係，必能日益密切，前途親善。

在中國過去的抗戰期中，你們時常給我們以同情和鼓勵，這是我們所永遠不忘的，在侵略狂飆，又臨到你們的大門，你們已經決定實行同我們並肩作戰，中國人民對於你們的遠見和敏斷，異常欽佩，對於你們的參加和合作，異常歡迎，中印兩大民族已經聯合起來，與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維護正義的民族共同為消滅侵略而努力，消滅侵略是我們最大的目標，我們相信我們共同的勝利為臨以後，世界必然改觀，而印度在世界上亦將表現其新的色彩，謹藉這個機會，祝全印度的朋友們健康和安樂。

蔣委員長親訪印度，開中印二千餘年歷史上最有意義之一頁，影響遠大，自不待言，尼赫魯氏於公開演講時稱：「蔣委員長不特影響余之言論，而且影響余之行動」。此可表示蔣委員長印度之行給予印度之鼓舞。每旬失利後，戰火已臨印度之門，時機急迫，希望印人及時奮起，為印度之自由而參戰，為全世界之文明福祉而參戰。

## （乙）印度之「中國日」與中國之「印度日」

當蔣委員長訪問印度之時，印度各界，曾於二月十五日舉行「中國日」，向我領袖致敬，並為表示中印深厚友誼及景仰中國人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保衛國土起見，全印各地一致召集大會，發動「中國日」募捐援華運動，於開會時各派政治領袖之演說，莫不讚

揚中國五年來反抗日本侵略之英勇作戰，並謂有強調中印團結共同消滅軸心侵略之必要。彼等所求同盟國之勝利，各報發行特刊，揭載尼赫魯之專文，中國國旗飄揚印度各大都市，爲中印史上所獨具之盛節。尼氏於廣播時聲稱：「彼所久懷中印更形接近之理想，現已由蔣委員長訪印之行，更將近實現之期」。

爲答印度舉行「中國日」之盛情，並預祝印度民族前途之光明，促發中印合作運動起見，我陪都文化界於三月十七日在滬舉行「印度日」，蔣夫人與戴季陶先生特於是日對印廣播，說明中印兩大國家歷代關係之密切，與對東亞及世界人類所負使命之重大。茲將蔣夫人暨戴先生播詞，分錄如次：

蔣夫人播詞：

「我像今天這樣向東道主致謝的方式，是不常有的。所以委員長和我能有機會在特定的這個日子中間，向貴國全國國民表示關懷，感到異常的高興。

我們這次同行朋友們，離開了戰爭區域，到了你們未經戰神染指的錦繡山河中間，雖然沒有多少天，可是此行所給我們的影響之深切，已非你們所能想像。希望這一次短期的盤桓，可以把我們國內同胞胸臆中給這「印度」二字所燃起的熱情，送了給你們。

你們有幾位領袖，本是我們的朋友，可以這一次奉訪貴國，却接觸了廣大的民

衆，這真是我們最豐富的收穫。你們領袖們所有的美德，一一從你們身上反映出來。在你們火車站上，在你們的通衢大道中，我看到成千成萬的羣衆，注意到他們的目光，沒有一對不是沉靜而雄偉地說明了印度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知道，在人羣中你找都是在一個類型之中，受着同樣的感情和憂懼的磨練，受着同樣希望和雄心的鼓舞，並且具有同樣尊嚴，同樣剛毅的天賦，希望你們在我們簡短的接觸中，也體到我中華民族得到同樣的瞭解，瞭解我們不是無靈魂的石像，而是像你們一樣男和女，充滿着熱情熱血，決心把企求與你們並肩作戰的真忱，來證明此友情的真實。中國是充滿着像你們一樣的男子，正在向前向上掙扎着爭取自由。

深信你們現在真知道中國是一個不會被人征服的國家了。不問敵寇有怎麼強大的兵力和野蠻的武器，而這個不可屈服的原則，是永遠不會變更的。日本因為它的侵略政策受了打擊，憤怒和失望之餘，不惜一再施行他的暴力到我們無抵抗的平民身上，已經快要五年了，然而到底不能使我們屈服。民族精神的抵抗力量，所以能這樣成功的條件是很簡單的，祇有一件任何暴力毀不了的武器，這就是不可屈服的決心。過去的五年中，我們往往感到死亡吹來的冷氣，可是我們能鼓起民族精神的潛力，到底把敵人抵擋住了；而且反使他陷在泥淖之中，無法自拔。我們的軍民，是打成一片的，如果敵人逼得我們很兇的時候，我們軍民共同一致的會像秋雲一般地疏散開來，歸

野山、荒谷和深林裏去。凡是食糧、被服、燃料、家具，甚至吃飯的碗盞，得了的帶，帶不了的就毀，敵人一時厭厭了一座空室，找不到一點可以維持他生活的東西。他久咳時受着我們四面包圍的威脅，不能不使他無可奈何的退回去，所以我們軍民奉了上官命令，有時亦要退却的，可是他却不知道失敗是何物。

敢死和冒險，是我們的武器。這種武器是任何金錢買不到的，任何機器亦造不成的，祇在我們愛國熱情鎔鍊裏，才鍛鍊得出來。

我們中國做得出的，當然貴國印度也做得成功。我們兩民族都是幾世紀來備受內亂疫癘燎旱的災厄，可是印度人民也正像我們的同胞一樣，有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幾個月前，中國還是孤獨抗戰，可是你們參加到這偉大戰鬥中來時，却已有這許多同盟聯合國家在代你們抵抗了。況且在你們的鄰近，更有我們中國做了你們伙伴，同志，又是你們兄弟之邦，熱切地準備貢獻他的經驗來幫助你們，提供他的榜樣來鼓勵你們，不給敵人挑選什麼地方來攻擊我們，我們總是鼓起我們的勇氣，堅定我們全力抵抗的決心。當知亞洲大陸本來的和平與繁榮，就靠中印兩大民族抵抗侵略的擎天雙柱支撐起來的。

我們回來之後，就但在你們那裏學到看到的向我們國內同胞報告，沒有幾天，我們告訴他們，印度婦女的種種高尚德性，怎樣肯吃苦，肯犧牲，怎樣富於同情心，又是

戴季陶氏演講詞：

怎樣的敏感。我們回來後，又聽到克利浦斯爵士到印度去的偉大使命，全中國的人更充滿着希望，以為印度人民不久可以得到實權，使他們在爭取人類自由的戰鬥中能施展他的身手。更使他們能感到參加這種戰鬥是保衛他們自己的家園，我盼禱這種希望就能實現，並盼禱我們的志願能圓滿的完成，使印度人民得以永遠康樂。全世界的人民的幸福無疆，祝你們永遠英勇永遠愈快。再會。——

「中印兩國國民的救世精神」 敬禮全印度最尊敬最親愛的兄弟姊妹：今天全中國的人民以一片至誠心在我們最高領袖蔣先生訪問印度歸來之後，舉行中印兩國國民友誼的日子，在今天這個日子當中，全中國的人民，從信仰三民主義的堅固心理，發出弘誓大願，惟願從今天起，恢復曾經親密了一千年又疏遠了一千年的中印兩國人民心。相印超越一切世間衆生自私自利欲念，純潔的友誼，惟願從今天起，精誠團結，爲了降伏擾亂世界的魔鬼，救濟全世界的人類，健全全世界的和平秩序，而勇猛精進努力奮鬥，我相信宇宙上的真理，是其如不二，沒有任何差別的，我絕對至誠相信三民主義的精神，和皈依三寶的精神，完全一樣，本來就教義上說，心佛衆生三者，沒有差別，佛的心，我的心，衆生的心，是完全一樣，毫無二致，因此我相信三民主義和佛法僧三寶，也沒有差別，不但如此，並且相信世界古往今來，一切救人救世的聖

抗戰中之中印新姿態

人，無論是何宗教，雖然時有古今，地有東西南北，人有種族的不同的，但是真正的教義，也絕不會有差別的。

偉大的印度，在二千五百年前，和中國誕生至聖孔子剛剛同一時候誕生了人類大慈悲父的釋迦牟尼佛，他以超越世間人類一切因緣，慈大悲大覺，做世界一切衆生不請自來的朋友，他教無量的大菩提心，大慈悲心，無邊的願行，不待人求，不受人報，犧牲一切世間的快樂，忍受一切世間的痛苦，勇猛精進，普遍的救濟世間無邊無量無盡一切衆生苦難，解除一切衆生的纏縛，滿足一切衆生的願望，爲全世界一切衆生製造永久無邊無量無盡的自由平等快樂的世界，這一個偉大的救人救世精神，感動了十方國土，十方衆生，感動了全中國的人民，我們人民的身，我們的口，我們的意識，完全與印度一切聖賢，乃至一切凡民，在同一個覺悟互相感應之下，融合成爲一體，在二千年的長久時間當中，全中國的人民，無論貧富貴賤老少男女，每逢遇到一切苦難，無論身外來的，是自發的，由自己一念正信，一念正覺，發生不可思議的行動力量，必定得救。而且這一個得救，是普遍的，超越一切空間，是永久性的，超越一切時間，無差別的，超越一切世間階級，究竟圓滿成就，種種決不退轉。

前年我十分欣慰，得到一個難得的機緣，代表中國國民訪問印度，在很短的時間當中，東起加爾各答，西至孟買，北至德里，南至海德拉阿巴德，處處受着我生平最親

受最尊敬的印度兄弟姊妹的親切招待。在這短短的幾十天當中，我和印度各派宗教，各個族姓，各個階級，各種職業的人，有了極親切的往來，我生平從古代翻譯而來的印度經典論著歷史文獻當中，得來的智識，從新有了一個很切實的體驗，很具體的證明，我認識了印度的崇高，認識了印度的偉大，認識了印度的純潔，我認識了印度所以誕生無數大的聖賢，這個原因就是印度本身是偉大的，這一個大偉精神，今依然可以從印度的一切一切當中體驗出來，過去二千多年當中，印度偉大救世救人的精神，曾在全世界發揮過無窮的力量，全世界的人，必知道佛教的偉大，我今天切實體驗世界的一切人們注意，誕生佛教的印度，成就最偉大自覺覺人的聖賢的印度民族，這才是真正偉大的根本力量所在。所以從這一個新的認識上，我要讚美印度，敬禮印度，供奉印度，我願意把我一切尊敬親愛的精神，奉獻給印度的兄弟姊妹。

我們且看現在全世界二十萬萬的人類，都落到殘酷的阿鼻地獄裏面，在這個世界當中，一切魔王魔鬼，對全世界的和平人類，誘惑攻毀殘殺，無所不用其極，魔鬼的力量，擾亂了全世界，現在兇殘的魔鬼，在掠奪了緬甸大金剛和無數塔寺之後，已經向爲着世界衆生的大慈悲父釋迦牟尼佛的金剛座佛陀迎取攻擊前進，這些魔鬼的狂妄企圖，和昔日魔王波旬妄想，用種種貪與癡的毒器，阻礙釋迦牟尼佛成道的卑劣手段一樣，但是結果是被釋迦牟尼佛金剛不動的大力把他化爲烏有。

我信仰釋迦牟尼佛偉大，我信仰生出釋迦牟尼世尊的印度尤其偉大，我以至誠純潔的希望，爲了救濟世界生而誕生釋迦牟尼佛的印度國民，在全世界人類遭受大苦大難的今天，人人發無量心，如同二千五百年前釋迦牟尼佛大金剛座降一切魔鬼等正覺一樣，以四萬萬印度國民的慈悲，金剛力，勇猛精進，發動降伏擾亂世界的魔鬼的偉大的行動。

現在中印兩國，是支撐世界的兩根擎天大柱，照耀世界的日月，濟渡世界衆生的大船，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與印度四萬萬的人民，在數量上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類三分之一，只要兩個國家的國民身口意識結爲一體，心心和印，以兩國固有的道德精神，發揮出一切行動的力量，我相信不只太平洋可以真正太平，整個世界之間，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大氣所被，海洋所通的地方，一切人類決定由中印兩國國民純潔的結合，精誠的努力，獲得自由平等快樂，一切魔鬼決定被金剛不壞萬劫不磨，大慈大悲的正道摧毀乾淨，感爲微塵，永不再起，作者受者一切得救，整個世界的和平秩序，惟有以中印兩國國民團結作中心，才能建立起來，惟有以中印兩國國民作中心，才能保障堅固才能永遠普遍繼續發展，我在今天這個偉大的日子當中藉電力的廣播，向全世界苦難的人類建議，願大家異口同聲齊念：Namo Buh Hagu Namo Darm - day Namo Srngaya 惟願一切人類，體解大道積無心，惟願一切人類深入法藏，

智慈如海，惟願一切人類，統理大眾，一切無礙，中印兩國親愛的兄弟姊妹，為世界一切人類永遠自由平等快樂的和平秩序，把我們的口，們的意志心心相印團結起來，前進前邁前邁，決定成功，決定成功，決定一切永遠成功。

### （丙）印度派駐華總代表

印度為謀中印兩國加緊合作，積極互助特派沙福萊爵士為首任駐華總代表。沙氏於五月廿七日由加爾各答，乘機抵滬，當代表印度向中國人民致意，略謂：「敵國人民五年以來，對於中國之決心抗禦日本侵略，極表欽佩與同情，鄙意以為當貴我兩國與全世界同處此嚴重時期，鄙人能為印度首任駐華代表實為莫大之榮幸，深盼敵人奉派駐華，能為貴我兩國具有密切利害關係之表記，且盼個人往還之際，更能充分研討彼此互助之途徑，並覓致增進互助之辦法，首則殲滅我敵人，繼則於敦睦鄰邦友之中，共謀和平與繁榮之恢復，余敢斷言，我兩大國家具有如此密切之文化關係，必能在戰後之世界中，同佔一重大之地位，余深冀貴國人士咸覺印度係與不列顛聯合國協力合作，同心一致，極願協助諸君，為爭取自由及人類共同權利而與彼野蠻民族搏鬥，蓋彼等民族均係貪婪無厭，慾望無窮，以征服與毀滅為事也。」中印友好關係，在過去已屬寶貴，而此後中印的共同使命，尤足珍視，中印兩國欲負荷此後之共同使命，端在加緊合作，積極互助，以完成目前之共

調任務，抄爾萊泰派來華，對於中印兩國之合作與互助，必日益密切。

### (丁)對於 蔣委員長訪印之一般觀感

新德里會議性質重大，美參議院議員湯麥斯爲 蔣委員長赴印與英印當局舉行會議，發表告日本國民書內稱：「日本歷史上概有極端重要之事實發生，而其重要性所在，當時往往未能充分明瞭，此種情形各國皆然，日本亦非例外，此蓋由於當時往往未能充分明瞭尚有其他更動人之事實，足以吸引國人之注意力，而實際上，此所謂其他更動人之事實，在長期觀點論，或根本無其價值。日本國民目下惟聞當局告以初步勝利之若何重要，殊不知此時尚有其他事實之發生，足使星洲、香港、馬尼刺等地之一時得失，根本喪失其重要性。蔣委員長此次訪印之行，其對於日本影響之大，卽足以凌駕近所有各次戰役而上之。新德里方面迭次會議結果，同盟國家已益形團結合作，此時日本之種種慶祝儀式，可謂毫無價值之可言。要知今日會議於新德里協同如何擊潰日本之人物，足以代表亞洲人類總數百分之七十，日本人民倘能有此認識，卽可殲解新德里會議重要性之所在。印度總督日前歡迎 蔣委員長時，曾致詞稱：「今日之會，乃兩大國家互申戰友熱忱之會，兩大國家之人口，達八萬萬之多，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今日之會，足使敵人難免於事後深慮噬臍莫及之悔」。印督此言，誠非虛語。日本人民應明瞭打擊日本之力最爲若何，力量

強大此種力量非僅爲美國無限之力量抑且爲精誠團結共謀解放之亞洲力量」。

**中印團結一致** 尼赫魯自阿拉哈巴德致倫敦每日紀事報稱：「命運似又使中

印團結一致。自日本侵略「滿洲」後，印度即譴責日本，並對中國表示熱烈同情。兩年半以前，余訪問中國時，余到處遇到願與印度更密切接觸之希望。蔣委員長訪印，使余覺其爲中國偉大抗戰之象徵。渠之訪印，不只表示中印已往之友誼，並表示現在以及將來之合作。多數印人主張中印組織大同盟，吾人對中國人民表示極端同情，並歡迎一切對中國之援助，吾人已見在馬來亞及緬甸所發生之事態。印度人民在政治方面頗爲進步，故不會受由東京、曼谷、柏林、羅馬所廣播軸心宣傳之影響。吾人深知必須以極好之方策抗拒一切侵略，並不能對任何統治者屈服。目前之戰爭，似將成爲長期戰爭，印度所發生之事件，對於戰爭有極大之影響，並對戰後之前途關係甚鉅。來日之自由印度與自由中國，將聯合一致。凡不能解決中印問題之世界計畫，決不能持久，將來亞洲之地位極爲重要」。

**中國領導亞洲** 紐約時報二月二十七首篇社論，以「中國日趨強盛」爲題，

論稱日軍侵入緬甸，已遭遇一種新困難，足使其全部計畫歸於失敗，而亞洲局面，亦將因之改觀。在當前危機中，中國已居於領導地位，已屬毫無疑問。中國及其他亞洲民族，性格堅強，富於適應性，且有經商之天才。彼等以和平緩進方法，在馬來及印

度半島所獲得之勢力，已超乎日本之上。過去當中國最感孤立時，蔣委員長應時而起，担負其從所未有之新任務。中國之防衛者，現已一躍而為東南亞之防衛者。一九三九年印度議會黨領袖訪問蔣委員長後，曾作預言，此預言對於中國勢力之增強不無影響。彼曾謂其個人對亞洲將來之想像為成立一聯邦國家，包括中國、印度、緬甸、錫蘭、阿富汗，或其他國家。此僅屬未來之預言，但中國領導團結亞洲南部各民族之運動，以阻遏日本，則為具有直接意義的福音云。

**英名作家肯寧斯論訪印** 英國倫敦新聞紀事報十五日在社評欄刊載蔣委員長之玉照，並附有名作家肯寧斯之專文，就中國偉大領袖訪印之行，有所論列。肯寧斯專文稱，蔣委員長此次訪印之行，確有歷史上之重要性，而為無邊黑暗中之一線光明。星洲之戰，雖為本國內最大之新聞欲與蔣委員長此行作一比較，則星洲之戰訊，結果僅足以說明蔣委員長此行之重要。亞洲數萬萬人心目中之英雄，此次突然光臨印度，其對於印度上下激勵與啓發之大，可謂頻年以來印度史上空前之事，此莊嚴質樸而刻苦之人物，為遠東第一位人物，亦為反侵略爭取自由之象徵，為千萬人英勇果斷之領袖，為偉大之軍人，為英明之組織家，能毫無憑藉而在強敵壓迫之下創立精銳之軍隊，英美對日迭告失利，尤足以證明蔣委員長成功之偉大，蔣委員長過去艱苦奮鬥之時，其得益於英國之援助者殊少，而蔣委員長則毅然決然於同盟國急

賴援助之時慨予援助。蔣委員長此次訪問新德里，不僅與印督及其他英方當局協商一切，且曾與國民議會及各派領袖會見，意義自極重大，蓋英帝國倘無此等人物之全力合作，必等於國股有一殘廢，而以此殘廢之身與暴日相週旋也。蔣委員長此次訪印，似必然乘機敦促英印兩方全力實行合作，以創造一新精神應付共同之危機，要知蔣委員長對於印人感召力之大，或爲全世界任何人所望塵莫及也。

### 泰晤報社評

印度軍力雄厚，但因其東部邊境方面有立即遭受威脅之虞，故過，印度未能參加戰時內閣及太平洋作戰會議，殊爲可憾，現則此種缺憾，業已彌補。英方此議，印度方面自必接受，可以斷言。且蔣委員新德里之行，對於中印之意識協議大有裨益，現雙方軍隊已在緬甸境內并肩作戰。蔣委員長視察印度西北邊境，則足以表示蔣委員長對於印度防務中更重大之問題，亦極注意。擁有八萬萬人口之兩大國家，已聯合一致，共抗暴日，此事足使各方知所警惕與反省。蔣委員長顯綏有意於此行中與印度重要人物會見，可知蔣委員長此行，非僅有軍事上之重要性而已。甘地及金斯此次未能接受蔣委員長之邀請與之會見自屬可憾，惟蔣委員長已與其他領袖會見，可由各領袖縱悉印度問題各方面之情形。蔣委員長訪印之時，適爲時局上遭重大難關之際，故必須具有勇毅及政治家風度者，方能作此決定，印度愛國志士及愛護印度之人士，俱切盼蔣委員長此行，自軍事及政治之觀點上論，

均可成爲印度歷史上之轉捩點。

### 中國之良好姿態

紐約前鋒論壇報十三日社論標題爲「中國之良好姿態」，

據稱，蔣委員長訪印，乃東方歷史中之創舉。對蔣委員長此次勇敢驚人之舉，印度政界各派人士必均感欣慰，彼等以極大之至誠歡迎蔣委員長夫婦。全印國民大會領袖尼赫魯赴印督官羅迦迓賓之舉，與蔣委員長訪印之舉，均是令人稱讚。尼氏青年時期大部被禁於獄中，故總督官邸爲此「英帝國主義不合作敵人」最不欲光顧之處所，如一平凡之人，則將懼而不前，恐失其與黨之信仰。然尼氏亦係一偉大之君子能瞭解蔣委員長乃英帝國及印人之嘉賓，於此次富有歷史性之會晤後，印度全體無疑將同情而聽從蔣委員長之建義，組織反軸心之聯合陣線。此並非認爲印度有親日之傾向，印度各界對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均抱極大之同情，尼氏所領導之國民黨員，始終對於一切被侵略之民族表示同情，尼氏最近亦宣稱，反抗軸心乃彼等已確定之態度，然而印度仍有一部知識份子持相反之見解，彼等雖具有對於日本征服任何亞洲民族不可言喻之恐怖心理，但彼等不願出任英國「遠東歷史」之繼續。吾人揣想蔣委員長之任務，乃在改變此部份人士親軸心之抽象心理，爲與民主國合作之具體行動，逼誘反軸心陣線，亦難免一敢負蔣委員長此次所負重任之人物。蔣委員長已爲民主陣線盡力甚大，吾人應永誌不忘。

## 成年之長兄保護未武裝之幼弟

中央社倫敦路透電稱：在蘇戰局危急之中，蔣委員長及其夫人突臨印度，予人以驚奇快慰之說，此舉引起倫敦方面人士之震憾，有如羅邱第一次大西洋之會晤，倫敦各界認爲當新加坡及緬甸之局勢日見危急之時，蔣委員長與甘地會晤，極爲重要，對於整個太平洋戰局及前途，有重大影響。卡爾大佐及魏菲爾上將與蔣委員長及印度總督林里資哥爵士在新德里之會晤，預示將產生重要決議案及協約，時局不久將因之轉變。消息靈通界雖然謹慎表明新德里方面官方發言人謂，此次會晤並無特殊事件商討，但倫敦各界俱信其具有極大之重要性，蔣委員長於印督歡迎席上所發表之談話，予英國各界極深之印象，英國各界深知中印民族，千年來文化之聯繫，並憶及尼赫魯訪問重慶，乃印度人民對華同情及援助之表示，蔣委員長於其談話中，認中國爲防止緬甸日軍進攻印度之「盾牌」，倫敦方面以之比擬成年之長兄，保護未武裝之幼弟（印度），免遭野獸之襲擊。

## 勇往直前以中國兄弟爲楷模

印度領袖尼赫魯，廿日在民衆大會中發表演說謂，中國蔣委員長之訪印，將影響中印兩國之歷史，渠使聽衆注意世界之現勢，謂，任何人亦不知此戰爭何時告終，而戰後之世界何似，亦無人能知之，世界任何部份無可逃避現實者，但如何應付，則決非咀咒所能爲力，吾人應勇往直前，以中國兄弟姊妹爲楷模，而鼓舞奮起，以應付任何壓迫者、侵略者、及任何以壓迫或控制印度

爲念者，有人以爲若干國家如日本及德國之反英，應得印度之同情，然遠在戰爭發生以前國民黨既已宣佈對日德義之政策，今日日德義既爲英國之敵人，吾人豈將改變吾人之意見乎，日德義爲帝國主義之最惡毒者，吾人曾不時諱言吾人不需任何類型之任何帝國主義，更不需法西斯主義或納粹主義，世人勿以爲吾人因擬脫離其一者而求助於其第二者也。尼氏結語稱，不論危險如何，吾人決不對之屈服，吾人將以大丈夫之氣概應付。

## 附 錄

### 一、由 蔣委員長印度之行瞻望今後的亞洲大局

中國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本月九日到了新德里，去訪問亞洲第二大族的印度，這一消息，儼若一聲春雷，震驚了大地。倫敦華盛頓各大都城的報紙都把這件事情當做頭等大新聞登載與評論。在中國，到昨天纔開始發表，我們敬對此事一加闡論。

蔣委員長是四萬五千萬中華民族的領袖，千萬抗戰大軍的統帥，現當太平洋戰局緊張之時，抽萬幾之暇，移秦嶽之重，去遠訪度，自然有極重大的意義。中國與印度，都是亞洲的文化古國，彼此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關係。自前漢季世印度的佛教即曾傳入中國，中印文化的交流，構成人類史上最聖潔最親善的國際友誼。中印兩國因地理歷史文化種種的親密關係，歷久而愈新。中國的抗戰，是代表着人類聖潔崇高的正義精神，反抗殘暴無道的國際侵略者。中國的抗戰，已成爲世界正義戰的先導，與中國關係密切友誼篤厚的印度，當然感覺痛癢相關。在抗戰期間，我們曾得到印度人民的無限同情與援助，尤其尼赫魯先生的來華與戴傅賢院長的訪印，更交換了中印兩民族的友情。當兩年半前尼赫魯先生重慶時，我們就曾對他致意兩點：一、日本是亞洲的野蠻民族，它曾需澆滅中國文化，也曾分潤過印度的佛教文化，近幾十年來，它却夜郎自大，要做亞洲的主。二、日

本雖是亞洲國家，却特別賤視亞洲人。琉球與朝鮮民族曾被它奴役蹂躪，它侵略中國，並逼企圖征服中國，就是它征服全亞洲奴役全亞洲人的主要步驟。我們要認清日本帝國主義乃是全亞洲的災禍，中國的抗戰實是亞洲人的「聖戰」，中國勝利，全亞洲人自由幸福，中國失敗，則全亞洲人皆被奴役蹂躪，永世不得翻身。尼赫魯先生離開中國之後，中國是始終英勇戰鬥着，而不幸越南民族先被它蹂躪，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暹羅民族被它強姦，馬來半島被它佔領，現在新加坡看看不保，緬南也被它突入，燎原之火，真要燒到印它的身邊了。東京這幾天正爲他們在新加坡的勝利而狂歡，本月十一日東條對產業工人演說，其中有一句話謂：「全面戰的最高峯尚未到達」。什麼是日本的「全面戰的最高峯」？我們無論從日本軍閥的心靈上分析，或從軸心的陰謀上觀察，他所說的，「全面戰的最高峯」，當然是指西入印度北侵蘇聯而言。這已不是太遠的預言，乃是迫近眉睫的事實。就在此時，中國最高統帥到了印度，與英印領袖會見，第一件事當然就是中印軍事合作的問題。倫敦的人士謂：「華軍集結緬甸之舉，不但爲保衛中國生命線之滇緬路，亦所以阻止敵軍進窺印度，故入緬之華軍實還有印度之防禦樞紐」。曼哲斯特專報評 蔣委員長訪印之舉說，「關於戰爭策略問題，我們需要學習之處甚多，我們尚願接受 蔣委員長及其參謀部之教訓，獲益必非淺鮮」。這些話都能道着問題的要點。我們相信 蔣委員長訪印之行，在中英軍事合作上一定更產生決定的作用與重大的結果。

在軸心猖獗之今日，我們試閉目一想：納粹的鐵騎既已踐踏了大部的歐陸，暴日的熾火又燃遍了東亞，假使沒有抗戰不屈的中國，遠東豈不全成了日本強盜的天下？假使印度這一環脫了節，不要說英帝國將失盡東方的一切，而由印度洋、地中海、紅海到印度洋歐非亞三洲蜿蜒一脈的運道也就窒了息。中國與印度關係亞洲大局乃至世界大局的重要，由此可見。從亞洲各民族的關係上看，印度更是一座橋樑。中國的康藏，是濃厚的佛教文化區域，紐結着印度關係；再由印度西望，則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以至土耳其，都是血肉相連，這關係就註定了中印兩國擁有全世界三分之一強的八萬萬人口，全世界八分之一的土地，更各有獨立的文化，偉大的領袖。命運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只冀我們肯奮鬥，我們就能掌握亞洲大局，以至安定世界大局。中國現正爲此命運而戰，且必奮鬥到底。爲印度計，當然也應該爲此命運而戰。我們亞洲人的公敵是日本帝國主義，這個魔鬼不除，亞洲人就永遠不會享到和平自由的幸福。不看見琉球朝鮮越南以及現在馬來的榜樣嗎？一旦做了日本的奴隸，簡直就是萬劫不復。我們關切印度的命運，印度應爲他的命運奮鬥。第一印度應效中國之所爲，自己先團結起來。中國在團結的基礎上纔能從事前史所無的抗戰，這一點經驗，應請印度朋友特別珍重。其次印度應認清自己已是參加世界反侵略大戰的一個戰鬥員，本身的解放，將在這次戰爭的勝利中取得。所以英印之間不宜有感情的隔閡，應展開誠合作，共爲一個目的作戰。蔣委員長勸印，一定能促成英印領袖

的協調，使印度獲得旋乾轉坤的展望。倫敦電訊，英國已邀請印度政府代表參加戰時內閣及太平洋作戰會議，這應該認爲是印度取得自治地位的一個起點。

還有一點，我們堅信，蔣委員長此行，在促進印度全盤關係上將有劃時代的獲得。中印二國素稱兄弟之邦，在二千年前，張騫自西域返國，就會向漢武帝建議，欲自巴蜀開闢直達印度的孔道，但其結果僅通到雲南，而未通西康。就地形上看，印度洋庫爲中印之內海。最近太平洋戰事爆發，南海遮斷，中國的對外航空線延伸到加爾各答，把印度洋的物資飛載到重慶，就使印度洋發揮了中印內海的功用的，今後除應加強中印航空外，鄧二千年前即已擬議的中印的大陸孔道也要加速開通了，這不特是今後中國的經濟動脈，且將是中印兩國的聯繫紐帶。暴日常想把印度洋夷爲日本湖，我們一定要用中英印合作來粉碎它這種夢想。

中印兩國對今後的亞洲大局關係太大了，我們兩大民族的幸福以及全亞洲人民的生奴安危，都繫於我們今後幾年的合作奮鬥上。尼赫魯先生來中國時會說：「印度要生存，中國要生存，他們倆爲了自己的利益，爲了全世界的利益，將密切合作」。現在就是時候了！中華民族的領袖業已到了印度，我們這相交逾兩千年的弟兄應該歃血爲盟並肩作戰了！最後敬祝領袖海外健康！中英印合作勝利萬歲！（大公報二月十四日社評）

## 二、新世界可告誕生

蔣委員長此次親訪印度，全印朝野一致歡迎，尊爲國賓。所到之處，無不萬人空巷，爭瞻丰采，出自純真，令人感動。憶自國民革命成功以來，我國領袖親自訪問友邦，此實第一次。其意義之重大與收穫之豐碩，可以不言而喻。無怪消息所傳，輿心震驚，而同盟與奮。舉世人士認爲惟有上次羅邱兩氏在大西洋的會談，可與比擬。

印度總督林里資哥在招待席上會謂：「過去十年來之中國歷史，與今日之貴賓，具有不可分之關係。中國現已以堅忍，團結，英勇著稱，而爲文明世界之先鋒。今日在座之貴賓，其功績有不可磨滅者。……以今日而論，同盟國家已重持以決心與自信聯合所有之實力與資源，以開拓將來之命運。……中國之軍隊現已於緬甸前線與印軍並肩作戰，此乃偉大之同盟國與兄弟之邦之義舉。吾等既知中國必能與我患難相共，以爭取最後之勝利，是以我等決堅具自信與敵人相週旋」。蔣委員長的答詞則稱：「過去艱苦三五年中，獨當民主大戰之要衝者，乃締結團結而堅信民主理想之中華民族。自日本入侵我土以來，中華民族始終堅守其不顧危難，不畏犧牲之報國忠忱，以與敵人相搏鬥。在此期中，我全國上下，莫不一心一德，誓必使吾輩偉大之理想，得以實現，即吾輩忍受慘痛犧牲以後新世界可告誕生。……至於華軍入緬，協同作戰，乃爲盟邦之責任，初不足道」。我們相信上所引這雖係賓主在席間相互的酬答，實能代表着印度與中華兩大民族，披肝瀝胆，互道衷忱，誓必協力，共爭勝利。

中印兩國一向文化交流，友誼敦厚。自我抗戰以來，印度民眾無不于我同情，給我鼓勵。前年尼赫魯氏率華訪問，和戴院長赴印答報，皆是合作互助的精神表現。自英美對日抗戰以來，印度與我國，更是輔車相依，存亡與共。印度有一百五十七萬方里的面積，三萬萬又四千萬的人口，其悠久深長的歷史，燦爛光輝的文化，而物產豐富，資源充足，亦為世界所僅有；故不特在亞洲一隅，佔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全局中負有偉大的使命。在印民族，固已認識自己的責任而努力不懈，求取其應有之地位，即友邦鄰國亦莫不同情期許。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印度蓋亦當之而無愧。

雖然，印度的光明前途，印度的偉大理想，一定要在軸心國家崩潰以後，始能實現。此何以故？目前軸心國家的侵略迷夢，黑暗勢力，實為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主持正義，努力進步的民族國家的威脅與障礙。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此種威脅，此種障礙，已不啻達到印度的大門。據軍事專家的觀察，軸心的春季攻勢，可能動向之一，即所謂會師印度。軸心國家雖無此力量，却有此野心。即使春季來臨，軸心果於他處發動，然而德義日三國，欲截止渴，無有止境，遲早之間，終必圍窮七現，進攻印度。因此，與其臨渴掘井，不如未雨綢繆；與其個別抵禦，不如聯合制敵。目前進行鎮密的準備，澈底的合作，勢不可緩。至於暴日所宣傳的大亞細亞主義，所呼籲的民族運動，皆是一貫的欺騙，絕對的撒謊，不值一笑，不值駁斥。凡此種種，印度的領袖，早已心領神會，但我們深信，經

過此次 蔣委員長訪問以後，日寇陰謀必更爲全印人士所了解。

此次與 蔣委員長會見的人物，計有印度總督林里資哥，西南太平洋總司令魏菲爾將軍，新任印度英軍總司令哈特萊，大使卡爾，以及印度領袖尼赫魯氏、倫敦及華府各方面，一致認爲訪問結果，不特中印雙方，蒙受利益，即整個同盟陣勢，亦益見鞏固。消極方面，舉凡軸心的挑撥離間可以一掃而空。積極方面，對於互相助合作，必有推進。我們深信中印兩大民族間傳統的友誼，固有的感情，從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們預料中印的軍事合作，從此更可加強，更成具體，而彼此交通上的便利，經濟上的互助，自亦突飛猛晉。我們希望 蔣委員長此行，對於英印領袖間的協調，英印民族間的理解，亦有裨益與貢獻。不久將來，同盟得到完全勝利之後，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必能依照世界大憲章各得其應得的地位，各盡其應盡的使命。是的，「新世界可告誕生」。此一劃時代的訪問當爲誕生新世界之吉利的遠道。（中央日報社評二月十三日）

### 三、綜論遠東戰局與 蔣委員 訪問印度

現在南太平洋戰事，已到最緊急階段。敵在新加坡續有登陸，英軍事當局已將星洲海軍根據地一切有用的設備與儲藏炸毀，顯係作萬一的準備。新加坡能夠守多久，很難預

輝。我們可以確知的：英美軍事當局已在方挽危機，鏖戰於星洲前線上的英帝國軍隊，並向日寇反攻，美國援軍已由夏威夷開出，先頭部隊已到了紐西蘭的惠靈吞。身經百戰，使日寇聞之喪膽的我國軍隊，為聯盟軍殲滅，源源開緬。先遣部隊已和秦軍接觸。倫敦所舉行的太平洋作戰會議，經過週密的討論，已獲有重大的收穫。凡此種種都證明盟軍正盡最大努力，圖挽危局。同時倭方廣播，亦承認進攻遭遇困難。可見新加坡的局勢，雖特別嚴重，但還未到絕望地步。

我們過去曾經說過：想防守新加坡，必須固守新加坡的外圍。否則，固守星島一隅，徒致拖延時日，而無補於大局。目前，日本在太平洋的軍事，似獲初步勝利，菲律賓、馬來亞、緬甸、荷印等地，都有敵騎橫行。日寇獲有如許結果，當非始料所及。同盟國家現在應糾正過去的迂緩疏略錯誤。在目前新加坡危急時候，應考慮兩個問題：（一）如何使新加坡免於陷落，保持英帝國東方的鎖鑰和盟軍在太平洋上的軍事要地。（二）假如新加坡不幸陷落，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應當作何打算。

關於第一點，新加坡的地位，太重要了。英帝國軍隊應以第一次歐戰法軍扼守凡爾登的精神，拚命固守。同時，英、美、荷海空軍應以最大努力爭取制海權和制空權，在緬甸盟國軍隊進攻馬來敵寇，以拚侵星日軍之背。趁敵軍在各地立足未穩之時，進行反攻。星復失土，我們入緬軍隊定能與盟友並肩血戰，摧毀敵敵。

關於第二點，宋雨綢繆，也很有必要，假如新加坡陷落，問題當然很嚴重，但也並非英美和日寇戰爭即宣告結束之謂，新加坡不幸陷落，則日寇繼之而來的行動，當必北窺緬甸，南犯爪哇，進襲澳洲，窺伺印度。軸心軍閥在北非，在中東，也必將有新陰謀，此時，英美友邦應當作的幾件事。

第一，在軍事上，準備長期戰。集中海軍力量，消滅日寇在太平洋上的海軍。保持澳洲、紐西蘭、文港、紐西蘭等地的海軍聯絡線，以便利盟軍的作戰。日本海軍的實力，本不及英國，也不如美國。現在以英美海軍之和，又加上荷印海軍，日寇當非敵手，我們覺得：解決日本海軍，不必用英美整個海軍力量。目前，馬加撒一役，已暴露出日本海軍的脆弱了，假如將日寇海軍擊潰，或由盟國海軍控制太平洋，則日寇不能調兵，也不能由南洋佔掠地向本國輸送物資，這樣，它孤懸南洋羣島，有何用處？更進一步，能利用海參崴作轟炸日本腹地的根據地，更可使日寇受嚴重打擊，這一點當需要蘇聯的合作。我們願提醒蘇聯，假如日寇在南太平洋軍事完全勝利，它定要揮戈北向利希特勒前後夾攻。爲反侵略國家計，爲蘇聯本身着想，現在正是助人救己的好機會。

第二，在經濟方面，同盟國在南洋，必須澈底實行焦土政策，應當將南洋各地可以竄敵的物資，在陷落前完全毀滅，如橡皮、石油、錫等，一點也不能留給敵人用。對其產地和生產工具，也應予以澈底破壞，使其短期內不能恢復而重事生產，日寇此次侵犯南

洋，意在資源的獲得，盟國能夠澈底實行焦土政策，則日本軍事上的初步勝利，必歸無用。

第三、在政治上，盟國應洞燭日寇奸計，予以痛擊，這幾年來日本第五縱隊，在遠東活動很厲害。他們對東方各民族的宣傳，極盡狡詐詭詐之能事，現在，他們又高唱：這次戰爭是解放東方弱小民族。我們相信：東方各民族決不會受他的欺騙，不過，爲集中盟國力量，使軍事進展順利，我們應粉飾日寇對東方各民族政治上的陰謀，這一點，英國也有人提出主張，可見盟國對此還沒有漠視。

遠東戰局之緊，既如上述，而我偉大領袖蔣委員長，恰於此際訪問印度，自具重大意義。英倫各政論家，譽爲遠東一轉曙光，誠不爲過，我們認爲：蔣委員長此次訪問印度，與印度當局，軍事領袖，以及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魏菲爾上將晤談之後，不論軍事、政治、經濟、交通，必定都已商得圓滿合作的具體方案。我們相信：中印此後全面的合作，尤其是軍事上的並肩作戰，協合殺敵，必可由領袖此行，益臻密切。而中印兩大民族的情誼友誼，更必由此益愈增進。此外更有一大意義：蔣委員長此次訪印，在行動上，已充分表明中國決與各盟邦合作到底，未獲光榮勝利，決不中途停戰。而我領袖於致答印度總督時，猶謂「中國茲願以我偉大之間盟國家鄭重聲明，決心與之竭誠合作，以擊潰吾人之共同敵人」。這種誠懇堅決的表示，因深獲得各盟國的信任，同時轉心國家一切離開

惡露，亦必因此一掃而光，證明純屬虛構。

末了，我們願再提出一點重大認識。蔣委員長此次訪問印度，特與印度國民領袖尼赫魯、阿沙德爾諸氏晤談，不但力謀中印友誼之促進，且必大有裨益於英印領袖間之協調，英倫人士。殷望我領袖此行，能促成英印的團結合作。我們固深願盟邦英國的這一希望，能夠因此而成事實！（二月十三日益世報社評）

#### 四、印度須爲自由而戰

蔣委員長訪問印度，於中英、中印、英印的關係，必有極大的貢獻，早爲我們所預言。蔣委員長在印之時，世界視聽集中於新德里與加爾各答兩地，蔣委員長與印度各領袖的會談，無一不引起各國人士的論評，即印度各領袖亦莫不信賴蔣委員長的努力。尼赫魯氏說：「蔣委員長印度之行，具有歷史的意義，此行將使中印關係入於新時代之開始。中國抗戰，乃今日全世界爭取自由大戰中之一部，全世界或世界上之或部分，在爭取自由之大戰中，有已獲得勝利者，亦有將來必獲得勝利者。其景仰蔣委員長的熱誠，和重視中國抗戰的價值，溢於言表。華盛頓方面對於蔣委員長與甘地氏的會見，亦認爲可以成就外交傑作。紐約時報說：「此二人之中，其一爲偉大之實行家，爲英勇之奮鬥者，爲實現其所懷抱之崇高理想，雖殺身成仁亦所不辭。其一爲獨具特殊作風之政治家，

爲行動之啓發者，又爲非武力抵抗之倡導者。……蔣委員長加爾各答之行，或已成就歷史上最光輝之外交傑作，締結中印聯合抗日陣綫，亦未可知。美國對於這種陣綫之成立，自不勝其欣慰之情，與英國正復相同。倫敦泰晤士報亦論稱：「蔣委員長新德里之行，對於中印直接協議大有裨益。蔣委員長視察印度西北邊境，適足以表示蔣委員長對於印度防務中更重大之問題，亦極注意。蔣委員長此行中，與印度重要人物會見，可見其重要性不僅在軍事上而已。……印度愛國人士及愛護印度之人士莫不切盼蔣委員長此行，自黨事及政治上觀點論，皆可成爲印度歷史上之轉捩點」。由此看來，英美兩國人士對於蔣委員長此行，無不抱有空前的期待。

又據華盛頓電稱：「華盛頓一般感想，對於蔣委員長印度之行，咸認爲於世界戰局將有驚人的影響，而作家中對於下列感覺，有與日俱增之勢。如西方各國在遠東之帝國主義及優越地位，時代業已過去」。華盛頓郵報評稱：「蔣委員長及其在印度之會談，將涉及西方各國在遠東之未來地位，並建立亞洲新局面，確定遠東各民族之自決與自主」。因此，該報主張：「應制定太平洋憲章，以與大西洋憲章並駕齊驅」。這些觀察，皆極尖銳。蔣委員長於告印度國民書中，充分說明印度地位的重要，故切望印度國民能贊襄反侵略計劃，爲共同的目的而奮鬥。「吾人在此人類文明存亡絕續之交，惟有各盡其所能，以取得世界人類整個之自由。蓋祇有在世界人類整個自由之中，乃能獲得我中印兩大民族

之自由。無論中國與印度，其中如有任何一民族不能得到自由，則世界即無真正和平之可言。中印兩國佔世界人口總數之半，故中印兩大民族能否獲得自由，為世界能否保持真正和平的最大關鍵。同時，我們兩大民族能否得到真正自由，又須視世界人類整個是否得到真正自由。因此，我們要爭取民族的自由，必須先爭取人類的自由，這是最正確，最澈底的見解。我們相信印度友人必然有同樣的認識。

蔣委員長最後忠告印度國民，說：「吾人與世界文明及民族自由計，我兄弟之邦印度國民與我中國國民皆宜共同一致擁護大西洋憲章與廿六國反侵略共同宣言，積極參加此次反侵略陣線。務令中英美蘇等各國盟國，一致奮鬥，携手同登此爭取自由世界之戰場。」這可以說是蔣委員長對於印度國民最懇摯的意見，必為印度人士所一致接受無疑。蔣委員長又對於英倫政家致其坦白之期待，切望英國不待印度提出任何要求之前，即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之實權，使印度國民咸能了解其參加反侵略作戰，即為其自身爭取自由的奮鬥，則印度所貢獻於戰爭，必極偉大。我們相信英倫賢明的政家亦必欣然接受。蔣委員長的建議。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各國人士所殷殷期待於蔣委員長的，皆成事實。後代史家必秉筆置贊。蔣委員長此行，竟盡其歷史的偉大任務。這是世界人士所共引為最欣幸的一件大事。（二十三日中央日報社評）

## 五、再論蔣委員長訪

附錄

蔣委員長訪印，我們已於昨論說明其意義，但為時間所限，語焉未詳。今歸就中印關係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一加申論，以明此行意義之重大。

誰也曉得：中印立國亞細亞，為東方最古的兩大民族。兩國的文化，都有過光輝燦爛的歷史，而彼此間的文化交流也最早。漢唐迄今，中印間的信使往還，不問在政治上，在宗教上，在經濟上，歷代都有很多的記載。我們打開世界史，世界任何國家與中印兩國的關係，都不像中印那樣悠久，那樣親密。不幸近兩世紀，這亞洲兩大民族。漸趨式微，幸有國父中山先生，以四十年的奮鬥，振導於前，更有領袖蔣委員長忠實服膺國父手製的三民主義，經營締造於後，被人謾為病夫或睡獅，在思想與政治上早已失去重心的中國，纔算勃然覺醒，有了重心。我們的朝野，凡是稍具遠識的人，無不對我們的印度朋友，時刻在念，并在心靈深處，寄他們以深厚而沉摯的同情。但為環境所限，我們這一顆赤裸裸的心，到今天纔能藉蔣委員長此次訪印之行，公開而壯闊地。獻給印度朋友：

我們不提早這樣做，賅括地說，是由於環境。我們的國力，外交關係的綜錯複雜，與國際形勢的自然演變，都應包括在這裏所說的環境之中。兩個朋友，儘管是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但時機一天未成熟，他們便不會在行動上有甚麼值得重視的表現。這是客觀條件的限制，並不必任何一方有過疏忽，有過怠惰，甚至在思想或行動上有過錯誤。實際，中印在精神上，早已團結無間，祇未完全表面化。這裏面的原因。國際明眼之士，自都會看

得清楚。但我們始終未忘了行動。戴傅賢院長訪印之後，蔣委員長又親身蒞印。這說明我們的這一顆心，始終未忘掉與印度携手和中印今後的共同使命。

蔣委員長這次的訪印之行，已引起國際人士的密切注意，尤以英美對此事的反響，更值我們關心。他們對於這一行，不獨同情，並還一致讚頌。今天報載的幾項消息，很可看出英美朝野的一致心理。這一事實，可以說明中印的團結無間，也可以說明中英團結是怎樣真誠。國際人士尤其其友邦的朋友，絕不會疑心三民主義是侵略主義，更不會疑心中華民族是侵略民族。我們看到英美對於此事的表示，便可看出她們對新中國的認識，是怎樣正確，是怎樣澈底。

從印度朝野對蔣委員長的熱烈歡迎，我們更可透進一層，看出印度的未來命運，現在蔣委員長已蒞印，不獨中國的心，為印人所共見，便是英國的心，也已為印人所深知，有形或無形，已使他們在解放運動的前途上。獲得可靠有力的保證。

這一意義，比上述的任何意義都重大，中印有八千萬，約佔全人類的三分之一。在亞細亞方面，祇有中印都能強盛，纔真是一種安定力，現在新興的中國，已從戰鬥中長成。中英、中印與英印的關係，因蔣委員長之行，又這樣精誠無間，敵人的反間陰謀失敗，更是同盟國方面的實力倍增。儘管在目前階段裏，反侵略戰爭是怎樣艱苦，時間終歸是日寇不能克服的一個敵人。這一行的意義，團結了中印與英印，所以在今天，我們祇有

與奮，爲印度稱慶，爲英國稱慶，爲自己稱慶，並「整個的反侵略運動稱慶」。

(二月十四日益世報社評)

## 六、中印關係之新頁

印度必須爲自由而戰，我們昨日已有所論列，惟意有未盡，茲復略而言之。此次蔣委員長訪問印度，不特在我國外交史上，是一創舉，即在中印邦交上，亦屬首見，其影響同盟國整個的局勢，已有極大的效果，而在中印兩民族關係的前途，誠如尼赫魯所說，將入於新時期的開始。蔣委員長在印迭晤甘地、尼赫魯諸領袖，及同教名士真納諸氏，對於「吾人之反侵略計劃與彼此共同奮鬥之目的，幸獲一致之同情，與全力之贊助」，可見印度識者一致是反抗侵略，反抗軸心。印度人民數百年來所奮鬥的，是自由，上次大戰時印度人民曾經締結約國流血，目的是爲自由的爭取。這一次大戰開始，印度人民要爲自由而鬥爭，自屢次在印度領袖的口中宣達於世界。

蔣委員長告別印度國民書中所言：「余且深信，我盟邦之英國將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之實權，俾能發揮精神及物質無限之偉力。印度此次參戰，固爲求取反侵略民主陣線之勝利，實亦爲本身自由之轉失，有莫大之關係」，無論對於英國或印度，都是極忠實真誠的建議。從英國政治智慧上測度，英國政府真與論者必

能認清這一個問題的重要性，予以迅速的解決，使印度人民皆能了解其所負責任之重大，及其自身禍福榮辱皆繫於此一戰，當然可以激發其戰鬥意志與犧牲精神，而達到殺敵效果的目的。

再從印度人民的思想與理智上推斷，印度人民對於今日全世界的形勢，更必有明白的判斷，蔣委員長於告別書中說：「現在世界大局之形勢，只有兩個壁壘，凡為國家與人類自由者，皆必毅然站在反侵略陣綫，其間決無中立旁觀之可能」。這是闡明我們舉為自由而奮鬥，則我們所應站的崗位非常明白，決無袖手坐視之餘地。蔣委員長更進一步說明其理由：「此時實為全體人類禍福之總關鍵，決非一國一人之爭，亦非某一國與某一國間各別之利害關係，凡參加反侵略陣綫之同盟者，無論何國，皆在整個反侵略民主陣綫之中，共同合作，而非單獨與某一國合作與不合作之問題也」。這幾句忠誠的勸告，我們相信對印度人民必有極大的效果。今日大家着眼之點，只有一個明顯的標準，便是侵略與反侵略。侵略國家如果不幸而勝利，全人類至少要遭逢百年的痛苦，在這樣一個大逆流中，戰勝國家與戰敗國家的人民，同為奴隸。

中印兩個民族是世界最富於精神生活的民族，尤其印度民族在近代所表現，他們的精力量是各國所敬佩。今日的世界，橫行着大砲飛機，精神力最盛不免被人所慮，但是這次世界戰爭延續到今天，精神力愈還是決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在太平洋戰爭開始

後兩個多月中間，我們自己檢討，精神力豈與大砲飛機實有同樣的威力。此在全面戰爭中，本來西方的軍事學家，早已承認這個道理，而在最近太平洋戰爭中所試驗，尤能證明此一原則的確切不移。中國領袖近代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實在是我們抗戰的精神基礎。中國五年來怎樣能用劣勢的裝備，牽制敵人使永陷於泥沼。中國五年來沒有投降的軍官，沒有投降的大批士兵，我們真正能夠做到消耗敵人，與敵人死拚。這種榜樣，今天同盟國家已漸漸認識清楚。我們要告訴我們的朋友，這種力量的來源是出發於精神。我們還相信，印度人民如果認清目標參加戰爭，亦必同樣能發揮精神力量。在反侵略的同盟國陣營中，中印兩民族有八萬萬餘的人力，更加無限的精神力量，這是反侵略陣營中多大的雄威！

中國早已與同盟國家並肩作戰，印度人民，亦加入同盟軍隊抵禦敵人。中印兩民族的精神，必因此次中印領袖之晤談，而加強其交誼。中印兩民族經過交誼而共同貢獻於反侵略的戰爭，這是同盟國整個形勢的大轉機。中印兩民族今日大家認清共同的敵人是侵略者，印度各民族人民，必能由文化上，人種上，道義上，信任中國領袖的勸告。所以中印兩民族的新關係，必將構成太平洋戰爭轉旋的一個重要關鍵，我們就望中印新關係的成功，祝望同盟國家對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中央日報社評）

## 七、蔣委員長對印度之發言

蔣委員長訪印之行已告結束，臨別之日發表告印度民衆書，以策贈言。關於印度問題，本報近曾兩度發言，茲讀蔣委員長告印民之言，特再敬述所感如次。

(一)首先要說明的，我們所從事的是反侵略戰，無種族別，無國界別，侵略者與反侵略者截然立於兩個壁壘，以爭最後的勝負。暴日近來有一個極爲動聽的口號「『亞洲人的亞洲』」，這番字面卜講乃是自然之理，但出自日本之口，就完全變了質。因爲所謂「亞洲人的亞洲」，應該是一切亞洲人的亞洲，而日本却要挾亞洲弄成日本人的亞洲；是「所有亞洲人作奴隸，而日本人作主人」。試看朝鮮人與台灣人不是都已被它征服而爲奴隸了嗎？試看中國東北兩省及其他淪陷省區的人民不也是被它蹂躪過着奴隸生活了嗎？再看越南人馬來人甚至暹羅人本部是在暴日的君臨之下做奴隸嗎？今天它已侵入緬甸，逼臨印度，正在擴大侵略，擴大征服，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還在厚顏無恥的說什麼「亞洲人的亞洲」，請問印度人你們會相信嗎？不錯，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但我們絕對反對把亞洲弄成日本一國的亞洲。

(二)我們的宗旨是反侵略，所以不問種族，不問國界，凡是侵略者都是我們的敵人。這次的世界戰爭，起源於日本對中國的進攻，日本進攻中國，是侵略戰，現在它對南洋各島進攻，以至威脅印度，無一不是侵略戰，印度在反侵略待解放的立場上，當然不能認日本做朋友。我們爲什麼以軸心爲敵人？因爲他們是侵略者。這個界線極易分清。再進

一層講，我們既是反侵略的戰友，則在同一戰線上的朋友之間也不應再有侵略意味的存在。就以中國來說，我們是對抗日本的侵略，而清算舊時代的冤債，也是我們的夙願；所以我們一面簽訂二十六國的同盟宣言，同時也與英美各別交換了取消不平等條約的約言。依此而言，印度也會參加二十六國宣言，同時在軸的政治地位上也需要與英國另有諒釋。

蔣委員長說：「吾人在此人類文明存亡絕續之交，惟有各盡其所能，以取得世界人類整個之自由。蓋只有在世界人類整個自由之中，乃能獲得中印兩大民族之自由。這是勉印人積極一加反侵略戰，以爭取世界人類整個的自由。同時又說：「印度之將來，實爲此自由世界整個之重要部份，同時世界大多數人士皆已同情印度之自由。這是坦白誠懇的說出，印度不特爲整個人類爭自由，其自身也將獲得自由。」

(三) 蔣委員長的發言，不僅對印度，同時也是對英國。告印民書的最後一節說：「余對盟邦英國政府特表誠懇之期待，余且深信英盟邦之英國將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之實權，俾更能發揮精神與物質無限之偉力」。這話是有斤量的。在今天，惟有蔣委員長有資格說此話，且話後必有效。邱吉爾首相英明蓋世，對於這一點必能見識，且必將有適切的措置。

中國與印度，是世界兩大民族，確如蔣委員長所說：「無論中國與印度，其中有任何一民族能得到自由，則世界即無真正和平之可言」。我們應該有自由，但必須努力奮

們纔能取得，中國爲了這一目的，已血戰四年半，侵略惡魔又逼臨印度身邊了，我兄弟之邦也應該以處仁取義、身成仁的精神，起來與侵略者作殊死戰。人類的自由，世界的和平，都將於反侵略戰取得之！（大公報二十四日社評）

## 八、「印度日」的時代意義

白日寇突襲英美軍事根據地，擴大了相持四年半却還無期結束的太平洋戰爭，我們即對印度問題，密切加以注意。自我們領袖訪印的消息傳出，我們感慰之餘，已曾致慶著論，用促印印相互的同情。我們並曾致意印度領袖甘地先生，請在時局空前震盪之中，珍重前途，認清敵友。今天是陪都文化界舉行「印度日」的一天。這一舉的意義，可謂異常重大，它不祇是我們歷次主張的實現，也是中印今後千百年密切合作的歷史契機，今後的亞洲政治，將由這一天定其趨向。

我們很慚懣，也很感謝：在我們舉行這一「印度日」之前，印度人士早已舉行過「中國日」。這無疑是由我們領袖的精神感召。但印度朋友的這番美意，却可感，每一個中國人都應銘心坎，陪都今天舉行的這個「印度日」，就在表明中國人民對印的一片心。這裏面有慚懣，有感謝，同時還有豐富的希望。與熱熱的友情。我們相信：凡是具有遠大目光的印度朋友，必不會認爲這一舉祇是一般世俗的「投桃報李」！

我們願得這個機會。明今天時代意義。請印度朋友一想！擺在我們目前的，是個甚麼時代？是有許多民族，同是開闢足跡，同是享有天地之氣而生，但却有強弱，有榮辱。有的個人，有的制於人，有的恣情侵略，有的發憤語，或換其民族熱血抵抗侵略。這時代太殘酷了。幸有中國將近五年的英勇抗戰，幾把這種局面打翻，反侵略的國家，已經結合在一起；宰制人的國家，也有了覺悟的動機。這真是弱小民族展首伸眉的絕好機會！祇要它肯血氣，有眼光，有辦法，把敵友認清，把政策拿定，則在大戰結束之日，必是弱小而反侵略戰中具有輝煌成績的民族獲得平等待遇之時。侵略者一天不敗，即人類一天沒有平等。誰也知道：侵略者的侵略對象，總是離它較近的弱小民族。它一天存在，便使擁有霸權的國家一天不得安心，不敢使弱小民族獲得獨立與平等。德國的納粹主義，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日本的國民主義，可說其同一性質。它們的存在，使弱小民族不能獲得獨立平等的主要原因，必須完全打倒。天幸這一時機，已經降臨。而中印的密切合作，也因以日見其迫與重要。

印度朋友們！這是中印復興的絕好機會，也是亞洲重光的緊要關頭。慚愧得很！我們在這裏提出亞洲，似乎目光太狹小。但千里之程，起於跬步。亞洲不安定，怎會有世界安定？真安定亞洲進而促成世界安定之責，無疑是中印兩大民族所應共同負起的時代任務了。實際，放自全亞，除掉中印兩大民族之外，誰還有此氣力，有此資格？我們的悠久文

化，我們的廣土衆民，絕不許我們把這樣一個時機，把這樣一個使命，輕鬆放棄。我們今後必須手携着手，心照着心，聯合世界上一切反侵略的勢力，把原有純粹、法西斯和日本

的顛武主義一舉撲滅！

這還是祇就目前的形勢立論。實際，中印的前途，遠得很；前途可能的艱阻，也還多得很。乃撲滅當前的侵略暴惡，爲掃清未來的可能艱阻，我們今天，須手携着手，便是今後的光榮使命。這已不是彼此的民族復興問題、亞洲乃至世界的永久安定，也將因中印的密切合作者而達成。我們在戰鬥上，要不怕犧牲；在策略上，要具有遠見。我們不信：以中印兩大民族在同一戰線上的英勇奮鬥，竟會不能換得我們預期的應有收穫。

我們願以意識，藉今天這個機會，向印度人民領袖甘地先生、尼赫魯先生勸他三萬五千萬的英勇民衆致最崇高的敬意，並對他們祝願。這時代太偉大了！我們彼此的文化，我們彼此的情誼，都應自今天起，以極大的速度，相互交流，而反映在行動上面的——即爲政治軍事經濟交通與文化的加緊合作。因爲事實所限，也許彼此合作的事項，不像我們理想那樣多，而合理的程度，也不像我們理想的那樣宏大，但總想總要有，總要時刻在懷，盡最大的可能，協力促其實現。我們今天舉行這個「印度日」，便是我們想要實現這一理想的重大決意，希望能以此引起印度朋友的普遍同情。（益世報社評）

## 九、「印度日」獻辭

在我 蔣委員長訪問印度之時，印度各界曾於上月十五日舉行「中國日」，向我領袖致敬；今天我們也隆重舉行「印度日」，以答其盛情，並預祝印度民族前途之光明。

中國與印度，同是亞洲古國，彼此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關係。在這悠長的歷史歷程中，盡是文化交流的盛蹟，從無戰爭或衝突之事，這樣的邦交，在世界史上甚少他例。中印兩大民族的合作，曾給人類文化開放過燦爛之花，今天恰恰又到了中印兩大民族携手同為命運奮鬥之時。

這次世界戰爭，自中國抗戰為始，本已進行了四年多，印度人除在正義上寄同情與中國，並曾為英國參加過北非之戰外，可說並未感到切身的關係。暴日揭開太平洋的戰幕，憑它詭譎的奇襲，香港馬來星洲緬甸荷印都已為它的魔爪所攫，侵略的火簇咄咄逼到印度的門前。這形勢，是歐亞戰爭相對擴大，更是迫臨印度民族抉擇其命運之時。自從上次大戰到此次大戰的初期，印度人或許要生「為誰而戰」之感，但到今天，戰或不戰，在其抉擇之頃，乃純粹成為印度的自己問題了。我們知道，印度尚未獲得獨立自由的政治地位，我們也曾為此向盟邦英國進言，現在英國戰時內閣已派克利浦爵士赴印，對於印度的政治地位問題想來會有相當的解決。於此，我們也願奉告印度朋友一聲，一個國家的政治地

位，不在於另一國家的給與，乃真正決定於本身的奮鬥。我們也知道，上次大戰時，印度會有五十餘萬軍隊參戰，陣亡七萬三千餘人，受傷一萬四千餘人，獻金一萬千餘萬鎊，以那樣犧牲，在協約國勝利之後，未曾換得印度的自治。印度根據以往的經驗，在今天面臨大戰之際，要爲它的政治地位而躊躇，這本是一種情理。但是，我們也不肯指出，當前的局勢已不同於上次大戰，各個民族國家均存亡主奴，將完全決定於自身的奮鬥。現在的熱心愛國戰，他則不惜犧牲文明人類，自做統治的主。在他們統治下的弱小民族，不但失去了獨立與自由，連生存權也都剝奪，生活動作以嗚呼嗚，都得按照他們的奴隸所製定的模範。熱心勝利了，一切民族國家都被他們奴役毀滅，反侵略同盟勝利了，當然也是世界大改造。新加坡失守後，倫敦泰晤士報曾謂該戰爭結果如何，英國殖民地決不能恢復原狀。其言可謂一針見血。這次大戰，是一個大決鬥，敗則沈淪，勝也改造，而勝也改造的機運，尤其是主流所趨，決非任何手段策術所能阻擋的。印度已無躊躇躊躇的餘地了！奮鬥還有光明的前途，躊躇立即墮入魔域的深淵。我們今天舉行「印度日」，就是爲印度的光明前途祝福！

這前途已很清楚，何去何從，不待奢論。中國已爲自己的命運戰鬥了快五年，現在正伸出四萬五千萬雙友愛的手，來迎接三萬五千萬印度弟兄共同奮鬥。在以往的歷史關係中，中國輸入印度文化，曾著起振振之功，今天到了中國鼓勵並援應印度弟兄的時候

了。我們八萬萬人攜起手來，不但要成爲亞洲的主體，且必形成改造世界的動力。努力奮鬥罷！從這個「印度日」出發，將會獲得亞洲的解放，世界的改造。

## 十、中印兩大民族之歷史使命

太平洋的局勢，正在演化；東亞諸民族的命運，正在一變；世界整個人類的歷史，也正在由無數爲正義人道奮鬥的志士流着血和汗，在重寫。這一個時期，正是人類禍福，文明絕續的重大關鍵。本黨總裁不具遠大超人的識力，正在這個時候，於上月親自訪問印度，實在是東亞歷史上空前的盛事。用能備受印度朝野盛大的歡迎，以及國際友邦遠識的政治家熱烈的推崇。總裁此行，不僅如尼赫魯氏所言，具有歷史的意義。將從中印關係的新的時代；抑且是歷史上最光輝的外交傑作（紐約騎報語）。我們深信，總裁此行，不僅對於太平洋戰局之開展，將有重大的影響；且將使整個世界的戰局，發生有利的轉變。

中印兩邦，壤地相接，彼此國境的毗連，廣及三千公里；漢唐以來，使節往還，文化經濟相互交流的歷史，將及二千年之久，而從未有一次武力的衝突，此種歷史悠久之和平邦交，誠如總裁所詔示，實爲世界上其他各國間所未有，是證中印兩大民族，實爲世界真正和平的民族。

中印兩邦，現正爲其民族之自由平等而奮鬥，可說是目的相同，利害一致。而尤可貴者，我們不僅有共同的利害，共同的目的，而尤能具共同的德性。印度革命領袖甘地先生，嘗詔告其國人：「傳佈愛的福音，代替仇恨；用精神的力量，反抗暴力」。

故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說他是一個「愛的福音」。中國民族，素以「信義，和平」爲立國的大本；尤以「興滅繼絕」爲對外的方針。總理嚮往開明，創造主義，領導革命，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理想，當然以此爲基幹；而三民主義革命哲學的基礎，則爲中國民族的傳統精神與固有德性——「仁愛」。足徵我革命導師，正與印度首領甘地先生同樣的是一個「愛的福音」。

基於中印兩邦仁愛崇高的共同的德性與精神；基於中印兩邦過去二千餘年絕無衝突的悠久和平的邦交，深信中印兩大民族，一定能爲其共同理想，共同的命運，共同的利害而携手合作，其同聲門，以其謀其民族之自由，共除人類的公敵。

此次世界戰役，很明顯的，是公理對強權，文明對野蠻，和平對暴力，光明對黑暗的鬥爭。是非判然，壁壘分明，凡是擁護公理，擁護文明，擁護和平，擁護光明的民族，祇有聯合一線，并作戰，來打倒強權，打倒野蠻，打倒暴力，打倒侵略！以永遠消滅人類的禍患。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時代已起劇烈變動，中印兩大民族的關係，也便因此格外密切

切。我們要認識這時代的意義；我們要把握這歷史的機運；我們尤其要肩負起時代和歷史所賦予我們神聖偉大的使命！我們要警覺，要自信，佔全世界人口二分之一的中印兩大民族，不但是維護亞洲和平的基石，抑且是保衛世界正義的干城。當此人類禍福，文明絕續的重大關頭，中印兩大民族的命運，其禍福興替的關係，實基於此時，我們兩大民族一念的轉瞬。我們唯有團結我們的人力與物力，集中我們的意志與力量，廓除一切似是而非的理論，粉碎一切分化離間的陰謀，聯合一切維護正義人道自由和平的民主力量，消滅野心的侵略者，共謀人類的大解放。從世界人類整個的自由平等中，以奠定我們民族的自由平等萬年不拔的永久基礎。（吳鐵城三十一年總理逝世十七週年紀念日於重慶）

## 十一、東方文化之兩大柱石

代表東方民族之文化者為中國與印度，而日本不與焉。日本之於世界文明，既無所貢獻，且進而危害東方文化，今則更進而破壞世界文明之罪人，故為扶持世界文明計，為保衛東方文化計，中印兩大民族乃實無勇貸，而必須合作抗戰，以期剪除此人類之惡魔。

中國古文化之代表為孔子之春秋大義，其最要者為濟弱扶傾。印度古文化之代表為釋迦之大乘教義，其最要者為平等博愛。兩聖人之垂訓不同，而其宗旨則一，濟弱扶傾之動機源乎博愛，其目的則在於平等，所謂互換一也。孔子之春秋無義戰，有之。則存邢救衛

是，以其能興滅國繼絕世也。釋迦言慈悲，言忍辱，但世尊之號，有曰大雄，菩薩之號，金剛努目，則剛柔相濟，積健爲雄之妙用存焉。可知此兩大民族驕同以愛好和平著稱，至於中大義于天下之際，則自有其屹然不可犯者在。江水泱泱，恆河浩浩，其平時生命之流也；泰山巖巖，雪山巍巍，其戰時生存之保障也。

柱石之任重也，屹然不動，非不動也，不可得而動搖之也，中印兩大民族今日之精神似之。孔子之教爲不念舊惡，爲忠信篤敬，所以能任重致遠，所以能善與人同；釋迦之教爲輕生死，忘人我，故能破恩怨之執着，權輕重之分量，以身濟天下而不及其私。兩大民族之文化皆有以自立，皆有以自守，故累更世變而終可必世民族光榮之開而復章，民族精神之悠久而益光大。

兩大民族歷史上既有文化之交流，我之視「西土」，猶印度之視「震旦」，蓋真能相互尊敬，而於文化上爲兄弟之邦者，以言友誼，更視現代各國爲有悠遠之歷史。君子之交，淡而如水，久要不忘，故緩急之際可以相持。曾子有言「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聖賢之自省察其身者，實即中國親仁善鄰之道，亦爲世界所共信也。

對倭抗戰以來，吾國仰賴 委員長之領導，得以匡濟艱危，以新即於復興之途，世所共睹，今者倭寇之爪牙已將及於印度，則我之責任爲以此五年寶貴之經驗與自衛生存之道，告之吾友，而樂於操誠合作，以蕩滌此人類之惡魔，我印度友人亦既衷心感於 委員

長遠訪問之懇懇，而有中國日之表示，則吾人今日之有印度日，其所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桴鼓相應者矣。吾故以東方文化兩大柱石之共同任重，而決世界文明之不僅蕪虞而寔將光大也。莫立 六

## 十二、蔣委員長印度之行

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將是我國歷史上最可紀念的日子，因為在這一天，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在舉世矚目之下，到遠印度的首府新德里。

蔣委員長是於本月四日偕同卡爾大使離開重慶的，隨行者有蔣夫人及其他參謀人員。以一國領袖之崇高資格出國報聘，在我國歷史上尚屬創舉，其重要性祇有邱吉爾首相之兩次聘美，堪與比擬。

今日何日？今日是正義與暴力展開殊死戰鬥的大時代，在這個大時代的大戰鬥中間，作為侵略暴力集團之工具的東方強盜，已在太平洋上的若干島嶼獲得了立足點，而星洲危急，緬甸吃緊，印度洋與中國西南部國際孔道所受之威脅日增，尤為舉世代表正義的自由人顛關切之焦點。適在此時，首先舉起正義火炬領導四萬五千萬人民抗戰的中國領袖，而有印度之行，其所給與世人之鼓勵與希望，殆又非英相之兩度赴美所可企及矣。

據連日電訊所傳，蔣委員長抵印後，曾先後與印督林里賓哥，印度英軍總司令哈特

萊，印度領袖尼赫魯等會晤。爾曾一度來滬之西南太平洋戰區統帥魏菲爾將軍，亦特於過視緬甸前線後，趕赴新德里參與盛會，而倫敦華府人士對此偉大人物之突然蒞臨斯土，於驚奇快慰之餘，無不寄以熱切之期待。足見蔣委員長此行，如何受人重視與歡迎。

蔣委員長何故於今日而訪印？這是一般人應有的疑問，而懷此疑問者之常識，亦頗皆能對此疑問作正確之解釋。實在的，當前的局勢太明顯了，新加坡要緊危在旦夕，戰局重心逐漸轉移於緬甸。緬甸是遠東通中東的橋樑，是西南太平洋盟軍反攻的陸上根據地，它屏障着印度洋與印度半島，它保有着中樞通太平洋印度兩洋的國際孔道。如何保持這座橋樑，這個根據地，這條國際孔道，以祛除將來可能加於印度洋，印度半島以及中東諸國的威脅，這是整個同盟國尤其是中印兩國的當前急務，蔣委員長不辭於軍書旁午之際冒險遠行，主要的就是爲了這一急務。蔣委員長知道，一般有識之士也知道：中印同是東方之文明古國，同是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口的大國，兩國在文化的交流上有着千餘年的悠久歷史。近年以來，由於侵略暴力的咄咄逼人，更滑墮了兩國之間的傳統的友誼，而在這種友誼的交織中間，最使我們不能忘懷的是聖雄甘地及尼赫魯先生及戴院長之交相訪問，又使兩國關係爲之更進一步。今日時勢推移，更使兩國立於同盟作戰的一條陣線之上，而由於歷史與地理的關係，保衛大緬甸的聖使命已自然而然的落於兩國的雙肩。由同情，而相交，而合作，

而同盟，而並肩作戰，這一直線的發展過程，完全順乎自然的軌跡，毫無半點牽強乖謬之處。歷史的昭示，唯有順乎自然的結合，才是真正的結合，才能發生真正的力量。現在這種結合，這種力量，已經達到試驗的階段，而此試驗的場所，即是舉世目光集中之處的緬甸。我們相信，未來的事實，將會再度證明歷史所昭告我們的一切，完全是正確的。

⑤ 後，蔣委員長此次訪印，各方頗多令人異之報道。據倫敦路透電所稱：「蔣委員長於其談話中，認中國爲防止緬甸日軍進攻印度之盾牌，倫敦方面以之比擬成年之長兄，保護未武裝之幼弟（印度）免遭野獸之襲擊」。凡此，均足說明中印關係之密切，與相互信賴之真誠。目前此（長兄）之軍隊，已開入緬甸，且已在泰越邊境附近與敵接觸，半刀小試，即將入侵之泰軍擊退，而此「幼弟」之行列，亦曾在緬南屢與北犯之敵以重創，是兄弟業已實行携手，向共同之目標邁進，而此携手邁進之速度，必將因蔣委員長訪印之行更爲提高，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時事新報）

6497